

人 生

第七卷 第七期

目 錄

從道德重整訪問團說到佛教大意	念生
響應影印大藏經的新建議	孫清揚
緬甸國際佛教大學的近況	慧如
佛國新語	樂觀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南亭
因果的面面觀	唐湘清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續二)	心悟
我們的聲明	續心悟
漫談人生問題	念生
潤智比丘外傳	樂觀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同戒錄叙	智光
獅山行	程觀心
遠足記	李志榮
燈塔	微雲
值得紀念的日子	波濤
釋迦牟尼佛傳	摩迦

人 生 雜 誌 社 發 行

從道德重整訪問團說到佛教大意

念 生

世界道德重整運動訪問團蒞臨臺灣，我國朝野歡迎的情形，迭見各報。因為道德重整會所抱四項宗旨，與我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大致相同。所以雙方精神，契合無間。這不僅是一時的國際酬酢，而是由團結發生力量，足以阻遏赤色的國際狂流。所以這項歡迎，是含有重大意義的。

至於佛教徒的歡迎，又不止於上述理由。因為道德重整會，所抱的四項宗旨，與佛教不但大致相同，而且逐項巧合。不逮佛教作的更徹底一點，為什麼要這樣說呢？道德重整會的四項宗旨，一為誠實，二為純潔，三為公正，四為慈愛，共為四項。佛教的根本四重戒，殺盜淫妄，也是四項，這是數目的巧合。不妄語是誠實，不邪淫是純潔，不偷盜是公正，不殺生是慈愛，這是性質的巧合。有人說：「道德重整會的特色，不是禁止人不作某些事，而是提倡人要作某些事，佛教徒從消極禁止方面立論，就是兩種作法了。」我認為這話是知二五不知一十。消極的禁止，與積極的提倡，沒有區別。提倡誠實，當然是禁止虛偽，提倡純潔，當然是禁止污濁，提倡公正，當然是禁止偏私，提倡慈愛，當然是禁止殘忍。若說有提倡而無禁止，莫非要一面誠實，一面虛偽，一面純潔，一面污濁，一面公正，一面偏私，一面慈愛，一面殘忍。那就是善惡難辨，是非並立，不惟理所不可，且為事所難能。不但道德重整會提倡此事，同時禁止彼事，即佛教也是禁止彼事，同時提倡此事。如佛教的戒，講究攝律儀，攝善法，攝功德，有情。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是攝律儀戒，不但不殺，而且救生，不但不盜而且施捨，不但不邪淫而且行善行，不但不妄語，而且出善言，是攝善法戒。這一些事，都以有利於一切眾生為主，包括自己這樣作了，也教給他們去作，是攝功德戒，這樣看來，能說佛教是有禁止而無提倡嗎？

道德重整會與佛教的宗旨相同，現如上述，為什麼說佛教作得更徹底呢？這個道理相當的深，不是限於殺盜淫妄事相方面的事，而是基本的原則問題。現在還由道德重整的四項說起，這四項境界，都有深淺的不同，第一說誠實是，心口如一，乃至表裏如一。如心中貪財好色，口中即承認貪財好色。有了貪財好色的心，即作貪財好色的事。這是普通的誠實，講到深處，距離徹底的誠實尚遠，徹底的誠實，是要發自本性，出自良知，本性良知認為應該這樣說這樣作，無論其為利為害，都要這樣說這樣作，若像貪財好色一類事，在本性良知上，不應該說應作的。知道不應該不說，而受了物欲的引誘，去說去作，雖然能心口如一，表裏如一，對於本性良知而言，還是自欺，中庸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是滿足，謂滿足本心）王陽明說：「是而是焉非而非焉，不容纖毫增損於其間。」這樣才是徹底的誠實。第二說純潔：純潔的反面是污濁，不作法律禁止的污濁行為，如不貪污。不作社會公認的污濁行為，如不嫖賭，這僅是普通的純潔，講到深處，距離徹底的純潔尚遠。徹底的純潔，與前說誠實相表裏。是要發於本性，出自良知，若是本性良知，認為不該說不該作的事，絕不沾染。就是完全自主，不受物欲的引誘，而達到純善無惡的境地。古人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一損之又損，道大而知明，才是徹底的純潔。法華經貧子除糞之喻，正是這個道理。第三說公正：自己處於特殊地位而領導他人，一切都能公正，乃是不自私其身的公正。後者雖然勝於前者，但僅能不私其身，不能不私其類。換言之就是人類為本位，而殘害其他生物，以求滿足。例如屠宰豬羊以供人食，每人支配平允，對人說算是公正，對被屠宰的豬羊正說，能算是公正嗎？雖然在社會習慣下，認為是公

此這僅是普通的公正。講到深處，距離徹底的公正尚遠，徹底的公正是儒教的萬物一體，也就是佛教的眾生平等。中庸說：「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說人位於天地之中，應該普育萬物。又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是說若只能盡人之性，不能盡物之性，是不可以贊天地的化育。怎麼能弄得徹底公正呢？第四說慈愛：人類的慈愛對象，有廣狹之不同。就世間善法而言，最狹窄的，僅愛其父母妻子，最廣大的則愛一切人。後者雖然勝於前者，還是限於同類，這僅是普通的慈愛。講到深處，距離徹底的慈愛尚遠，徹底的慈愛，與前說公正相表裏，世間一切生物，與人類同有血氣，同有眷屬，同解苦樂，同解趨避，當其被殺被剝被殺被剝，與人類的悲慘情形絲毫無異。吾人若坐視而毫無動心，甚至以彼之被殺被剝為快，為我享受之條件，此而稱為慈愛，寧非滑稽。在對方雖有物之殊，在我之慈愛心理，原無區別，除却一身之外，都是痛癢無關。對物不能慈愛，對人的慈愛情緒，亦必減低，能將一己的享受寄託於生物的被殺被剝，哀號掙扎之上，又何難將一己的享受，寄託於生人的被殺被剝，哀號掙扎之上？孟子聞齊宣王不忍牛之無辜就死，稱其足以王天下。因為對物尚能慈愛，對人的慈愛，自然一觸即發，釋迦佛等視眾生，猶如一子，是為徹底慈愛的真正模範。

以上已指出了普通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與徹底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有所不同。但僅是深淺之差，而不是南轅北轍。人若能實踐了普通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就能進一步而實踐徹底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就普通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來講四樣美德，各不相涉。有了一樣，可能沒有三樣，有了三樣，可能沒有一樣，到了徹底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則四樣美德，互

相關聯，一德既修而四德皆備，這話怎麼講呢？前面已說過，澈底的誠實，與澈底的純潔相表裏，澈底的公正，與澈底的慈愛相表裏。非澈底的誠實，不能有澈底的純潔，（本性良知）非澈底的公正，不能有澈底的慈愛。（萬物一體）那邊是一與一的關係，不是一與三的關係，是合四德為二德，不是合四德為一德。怎麼是一與三的關係，合四德為一德呢？基於本性良知，（誠實純潔）達到萬物一體，（公正慈愛）非澈底的誠實純潔，不能表現澈底的公正慈愛，非澈底的公正慈愛，不能表現澈底的誠實純潔，談到這裏，更須加以申說，世界上的動物，除了人類以外，任何高等動物，只能同情於人類，不能同情於異類。如狼只同情於狼，不同情於虎，鷹，同情於鷹，不同情於雁，惟有人類，不但同情於人類，而且同情於異類，同情即是不忍，即是佛教所謂菩提心，眾生皆有佛性，而人的佛性，特別顯露。貓捕鼠，狐食雞，不偏食與雞怎樣可憐，貓與狐決沒有絲毫憐憫，乃禽獸之所以為禽獸，牠們不是沒有佛性，而是為無明所蔽覆，齊宣王見牛之殺，而有不殺，乃人之所以為人，孟子極口稱贊，因其擴而充之，即是基於本性良知，達到萬物一體，內可以聖，外可以王。若就佛教言，可以由人類進而成佛，合而言之，全在一個仁字。以仁存心，則誠實純潔公正慈愛四德皆備。仁的初步為恕，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為忠恕，所謂一以貫之，正是貫穿了誠實純潔公正慈愛各種美德。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恕不能分離，孟子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儒佛兩教，都是由恕而仁，由仁而聖，由聖而神。「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為恕，「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為仁。儒教講得不澈底，只重對於人類，以除力及於動物。佛教講得澈底，人物均所不遺。這是誠實純潔公正慈愛的澈底與貫通。

以上已說明了普通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與澈底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有所不同。

假設世界道德重整會，已主張澈底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那是已達到了佛教的高深境界，我們只有歡喜讚歎，假設世界道德重整會，僅主張普通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我們認為那是中途前進，將來必定達到澈底的誠實，純潔、公正、慈愛而後已。有人說：「道德重整會對各宗教一視同仁，為什麼單獨與佛教表示一致呢。」我說：這不是故意與佛教一致，而是基於本性良知便然，道德重整會主張誠實、純潔、公正、慈愛，恰與佛教的殺盜淫妄四根本重戒巧合，又豈能說他是摹仿佛教呢？良知本性，人所同具，佛教與道德重整會都是由此出發。若說道德重整會，是摹仿佛教，譬如佛教吃飯，道德重整會也吃飯，能說是摹仿佛教嗎？基於本性良知，達到萬物一體，說已詳前，今日有

響應影印大藏經的新建議

孫清揚

——致念生居士函——

念生居士：

居士過去雖幾度發表關於刊印大藏經的文章，但沒有能引起我的注意，都是漠不關心似的，一縷煙的過去了。這並不是我不關心佛教，而是我對這事的看得過於重大，認為這一時代的大事，如無政府參加主辦，絕非今日在臺灣的幾個少數教徒所能肩任得起來。所謂倡議，也不過是空言罷了。

這次我在中國佛教第一卷第十二期讀了你影印大藏經的新建議後，不但大大的吸引了我的注意，而且對你的悲心和願力衷心感佩。這種為教為人的動機，是值得一般教徒們所讚仰的。凡屬佛子，無分縹緲男女，皆當竭力以赴，以促其成。清揚雖未能深入經藏，但護教之心，不敢後人，亦願附驥尾，

這樣認識的，不止佛教為然。西洋文明國家實行的反屠運動，素食之義及愛護動物的組織與法令，都是奠定了誠實、純潔、公正、慈愛的道德基礎。他們行其心之所安，又何曾摹仿佛教？現代哲人許懷澈（Albert Schweitzer，與馬歇爾元帥分得一九五二及一九五三年諾貝爾和平獎金者）主張以樂生之心，行好生之德，許懷澈不是佛教徒，而能揭發了道德的原則一切美德，由此出發，乃是苦樂的根源，治亂的關鍵，是我們所應該鄭重考慮的。

老子說：「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我們佛教徒不能不以仁人自勉。易經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謹述所懷，向道德重整會致其歡迎與惜別之意。

貢獻棉力，使這一大家業能如期實現。

關於居士所擬進行辦法，確與 總統所倡導整理中國文化遺產不謀而合。事雖重大，而行簡易。非居士大智，何能臻此？茲有二點意見提請以資商討。

一、中國自宋元明清以來，都有大藏印行；民國以來，在上海雖曾有普賢大藏之編纂，但後來因為財力關係，中途而廢，實屬可惜。這次建議影印正藏，雖是翻印成本，但在中國實一時代產物，可否在藏目上冠以民國二字，作為時代的代表？

二、影印藏經雖不要多大人力，但為一劃時代的佛教大事，為謀集思廣益共策進行起見，是否要組織一團體專司其職，或聘請中外縹緲大德為委員或顧問，以資增加推廣預約範圍，而求及早完成此一大家業上面的二點意見我和東初法師討論過，他很贊同，亦有顧於此，並願促其實現。但他說此事須與居士商討後，方能決定。並說已有信諸居士來此商談，不久他就會來的。我們可以開個小組會議討論，策劃一個進行的方法和程序。我們現在就只有敬等大駕光臨了。

緬甸國際佛教大學近況

慧如

友人常常同我說，你既然住在緬甸佛教學校裡讀書，應當把緬甸佛教的情形。寫一點出來向國內同道介紹一下，可是，我向來沒有執筆寫過文章，提起筆來不知從那裡着手，並且我修學時間甚短，對緬甸佛教情形認識不多，也沒有什麼可寫的，今天且把我住的這個學校裡的情形來作個報告吧！我們住的這個學校，是緬甸新近籌辦的「國際佛教大學」，是由緬甸佛教會與政府聯合籌辦的，這個佛教會，是全緬甸唯一最高組織，故這學校也就算是最高的學府了。

現在，正是結集巴利經的時期，明年期滿之後才正式開學，目前正是預修的時候，現在這裡所住的國外學僧，都是預修生，學校裡宿舍和講堂，是設在和平塔旁四幢大洋房裡，分爲四處，各處所住的僧伽情形各有不同，說來倒也有趣，這四幢大洋房的名字，是按照佛經中四大部洲所起的，牠的名字是「歐達哇咕嚕」，（意思即東勝神洲）司普提巴，（即南瞻部洲）布巴微地哈，（即西牛賀洲）啊吧啞勾嚕那，（即北俱盧洲）現在，東勝神洲和南瞻部洲兩處，住的是結集佛經的高僧，共有五百多位，他們都是經過緬政府考選四次有學士銜精通巴利經文學識高深的高僧，是緬政府從全國各大佛寺聘請前來的，他們每天到瑪哈巴達那咕嚕（即僧伽耶舍大石窟）結集佛經兩次，第一次，早晨七時至十時，第二次，下午一時至四時，有時辯論，往往超過規定的時間，延遲到五點以後，他們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下午六點鐘後，有的在石窟旁散步，有的到和平塔上去拜佛，他們的行持，確實值得人們讚歎，他們的飯食，和本校學僧的飯食，都是緬政府供給，每日每人伙食費三圓，每日有七百多人吃飯，清晨五點半一餐早點，吃的是牛奶麵包，和稀飯，中午十一時午飯，喫的多是魚肉之類，不

吃葷的，也備有素菜。齋堂是一座三層樓的時代建築，有電梯上下，齋堂裡每人一張小桌，長有二尺，寬有一尺半，高尺許，擺成長條形，同中國叢林一樣，所不同的全是坐在地下用手抓飯喫，據說佛在世時也就是這個樣子。煮飯的地方，都是電力，給比丘僧洗衣服，也是用電機，至於各處宿舍，一切的設備，都很考究，每間臥室裡，都裝電風扇、電燈、椅、床、鋪，全是西式傢俱，可是住的比丘每人攜帶的東西，却很簡單，除三套黃色袈裟一口飯鉢，以外無長物，三衣白天穿在身上，夜裡當作鋪蓋，每天雖然不托鉢，可是鉢總是放在他們的身邊，以外不過多幾本經書，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資產，看他們個個好像都過得很愉快，我們中國有句話「放得下」南傳佛教比丘的生活，就是如此。

這裡再說我們學僧，是分爲三等，（也就算是三科吧）最高的一科，住在北俱盧洲，每個學僧，都同佛教會簽訂有條約的最少要住五年，或十年，他們都是精通巴利佛經，來此只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每日上兩堂課，一堂英文，一堂印度文，畢業後由緬政府指派到某國某處宣揚佛教，看情形緬政府非但要發給緬甸佛教，並且還大有恢復印度佛教的企圖呢！聽說緬政府計劃準備在印度聖地修建佛學院，以供給弘法僧伽居住，在他們佈教五年，或十年後，緬政府贈給一「僧伽博士」榮銜，任其修養，在求學中和佈教之中，一切用費，都由緬政府供給。這一科有一項嚴格的規定，凡是中途輟學者，每月賠償伙食費九十元，他們都是來自錫蘭、泰國、老撾、越南等國，也都是各國佛教會保送來的，現在已經有六七十位，他們出門往來，都有佛教會專車接送，白天無事很少見他們出外。第二科，與第三科同住南瞻部洲，第二科學僧比較方便一點，是不受條約的約束，隨時可以往來，學課是學

習緬文，和英文，這一科學僧多是懂巴利文的，每日有緬僧教授，早晨七點至八點教緬文，下午四時至五時教英文，英語，他們都是在本國受過比丘戒的，他們也是來自錫蘭、泰國、印度、越南等國，這一科學僧也有三十多位，他們的私人用費，多是由他們本國寄來的，他們來此求學，都是有錢階級，他們的臥室中都有收音機！打字機！照像機！鐘、錶，眼鏡是樣樣俱全，要同緬甸的僧伽比較起來，那他們是闊得多了。再來談第三科，這一科比上兩科的情形又不同了，都是些初學，有的將受過比丘戒的，有的在本國受過沙彌戒還沒有受比丘戒，有的在此出家的，可是全是國際佛徒，沒有本國僧人，也不收留緬甸僧人，他們同樣受緬甸政府特別招待，我同昌海法師現時就是這一科的學僧，中國只我等二人，日本十二人，越南二人，尼泊爾四人，巴基斯坦一人，內中有十六名沙彌，據說在今年「安居節」以前，我同他們要重受緬甸比丘戒，各人由緬政府給介紹護法，我們這一科的課程，每日有緬僧教授緬文一堂，早七時至八時，餘時自習，聽說受戒後，佛教會當局準備把新比立送往最有名之最有規律各大寺院去參學規矩法則，等到正式開學時再來上學。

這裡辦事處也分爲兩處，都是住在南瞻部洲，樓上是僧伽辦事處，他們所管都是結集經的事情，樓下是在家人辦事處，專管辦理外國人來往手續，和其他等等，辦公職員共有五十多位，這個佛教會規模很大，設備也很齊全，設有印刷房，印刷佛經，並有圖書館，還有一所醫院，學僧每七天休假一日，一月四次，同我國初八、十四、二十三、三十，一樣，在假期這一天，多是出外應齋主的供，每出外應供時候，都有三四十輛巴士車迎送，供僧的齋主，也不是一家，多是幾十家或一條街的信徒聯合布施，每一次都是最豐富的菜飯，這種情形，也只有緬甸佛教國家裡，才可以見到啊！

四十四年六月十日於緬甸國際佛教大學

佛國新語

樂 觀

去年我寫了幾篇關於緬甸佛教方面的文字，發表在「人生」、「海潮音」、「菩提樹」、「覺生」雜誌上，接得友好們來信說那些文字頗適合讀者胃口，希望我把緬甸佛教僧俗間一般思想生活情形，繼續寫作，向國內報導，我每次接到這樣的信，內心湧起一陣興奮情緒，非常愉快，這倒不是說我寫的文章好，寫的動人，受人歡迎讚美，而是覺得今日中國佛法界對南傳佛教的「小乘」佛法，大家有了興趣，想來研究它，已往談到小乘佛法，人們很自然現出一種鄙視神情，認為不值一談的，對於修學小乘法的人，說是開倒車，殊不知一個大乘學者同時他能够注重小乘律儀行持，那才是真正進步呢！今日的情形，確實是很好的現象，只是我來緬甸雖說有好幾年，但是從事學習小乘佛法時間並不多，它的許許多多地方，我還不會認識，所知道的只是擺在眼前點點滴滴的現象情形，友好們既然要我寫，我只好打開話匣子來說說這些瑣碎閑話，所說的此個事情，在國內讀者看來也許覺得新鮮別緻？故題名曰「佛國新語」，其中每一片材料，全是根據事實，絕非虛構，既不渲染，也不誇張，更不敢打妄語，誰人欺人，有些地方我把它同我們中國佛教作一對照，帶上幾句評語，乃是出自圓覺經中所說的「直心，真心，深心」，完全是依據聖教，為了顯揚佛法真理，並非存心抑揚，亦非故意給某人過不去，讀者若作此想，那就錯了。

一 佛國沒有應赴僧

專門為人誦經的應赴僧，這等人，恐怕只有我們貴國才有？說得是中國佛教的特產。我出家後，走遍日本、暹羅、印度、和越南三邦各個地方，那些地方的佛教，都沒有像這樣的份子。緬甸佛國裡，那更是找不出，也不會聽說「應赴僧」這個名詞，緬甸在家信徒請比丘到家為親屬祈禱消災除咎，

或為超度死亡唸經的事，也是常有的，緬甸對這件事，却也不拒絕，並且不計是貧富人家，有請必到，（我也曾經隨着緬甸僧參加過幾次）施主家有時請一兩位，有時幾個寺廟比丘一同唸經，方丈和尚也隨着同去，說到他們誦經的儀式，那是簡單又簡單，一點兒鋪排場面也沒有，緬甸誦經，也沒有講論經文的習慣，沒有單份雙份價錢，沒有唸三天，五天，七天，四十九天那種風氣，唸經時既不懸幡，又不掛幡，也不灑淨，不上表，不燒香，不燒蠟紙，錫箔，也不設供牌位，亦不設立壇場，一切花樣點綴全沒有，鐘、鼓、鈸、鈢、引磬、鈴子等法器，唯一的設備，是在比丘座前擺上一瓶鮮花，一杯淨水，另太擺上一個磁盆，盆裡面盛着米、茶葉、椰子、香蕉、檳榔、和臘燭、火柴等物，誦經比丘成排坐在席地，上對着花菓大家閉着兩眼，靜默默地一同同聲唸誦一二十分鐘的經文就了事，至於超度死亡，也只是向着亡人棺材唸一篇經文，却沒有像我們中國僧手執花幡圍繞死屍的舉動，更沒有披搭袈裟給死人送葬的情事，經唸完畢，齋主家的表示，把磁盆盛的莫米等物，送給當中一位戒臘高人的比丘，（由獎達——用人接着）其餘的比丘，每人送一條毛巾，一塊香皂，一包臘燭，貧苦的齋主是如此，如果是富有人家，每人送一双鞋，也有送一套袈裟的，講究潔淨的人家，還加上一把雨傘，一個熱水瓶，一隻手電筒等等應用的物件。却少有送錢鈔的，即或有之，也不多，每人一元兩元，至多五元，用信封裝上，交給獎達，比丘是不伸手接錢的，富貴人家經唸完畢，用私人汽車送比丘回寺，如果齋主送的用品豐富太多，回到寺裡，按着寺中住的比丘分成一份一份，寫成號碼，搓成紙團，由比丘大家去摸摸，得什麼，得什麼，以符合佛說「利合同均」之意，這種風氣，千數百年來至今還

行着。

緬甸誦經就是誦經，再沒有拜懺，放焰口，蹈八卦，上珠表，召亡，破血湖，供天，打佛七，做水陸……等等名目，所以他們看見我國僧僧放焰口，戴着花毘盧帽，坐在高臺上，口裡唱着梵音，兩手花翻做着手印，一面搖着鈴子，邊搖邊唱，上面高腔一起，下面和尚同聲應和，再加上吹着笛子，合着板眼節拍，有時還加上「孟姜女哭長城」的小調，還有身披花衣，手持錫杖，遊四門，破血湖，那種動作，緬甸看了，當作稀奇，實在說起來，我國應赴僧要的那一套，與戲子做戲確實沒有多大區別。

中國和尚做懺懺佛事，它的來源，是梁武帝諸智公長老設道場超荐都后那時起，自從開了這一風氣之後，民間都做效着延僧超度他們的祖宗先亡，以示「慎終追遠」之意，佛教裡面的懺懺佛事，也就這樣應運而生了，後來大家用盡了心血加添許許多多的點綴熱鬧以娛鬼魂，漸漸把它當作生活路線，變成交易營業，自從有了劇戲，也不知若干優秀僧才受它的誘惑，葬送了慧命，而救度活人的佛法，一變而為救度死人的佛法，這是多麼傷心的事！佛的慈容給這些佛子們化了粧，變了形相，使人看不見佛的真面目，佛法的進化，少說一點要倒退百年，這劇戲，誠實是一個很長的慘痛的悲劇！現在，大陸偽政權早已不許人民認他們的祖宗，人民要想請和尚再來演這個劇戲，已經不可能，一些佛戲子們，也都絕跡，早已改換了道路，不再唱戲了，此時其他地方不知還有沒有佛戲子？假設還有話，我倒勸請他們早點兒改行，不要再唱戲，不要再演這個悲劇，本來，不論為活人或為死亡唸經拜懺，在佛教弘法利他方面，原本是可以與佛法是無大碍的，只是方式上，性質上，今後似乎需要大大改變一下，不能把它當作營業交易同齋主講價還價，也不能再有類似戲子演戲的動作，遇有這一類的佛事，可以教效緬甸僧辦法，

聽憑齋主自動量力供養，這樣的做法，既能滿足齋主們信心願望，又不使齋主有多大的破費，齋主自然心生歡喜，而和尚的身價也自然高貴，受人尊敬了。

二 犯戒比丘會餓死

緬甸地方的佛弟子們，對於佛制戒律，都是同樣的重視，尤其出家比丘，更不敢隨便破犯如來淨戒，每人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奉持着，仔細研究起來，細微之至，認其持戒，却非他非持戒不可的因素，在因為細微都是實行原始佛教比丘生活，每日托鉢化飯，任何寺廟裡都是不開伙的，如果一天不托鉢，一天就不得飯喫，飯食全賴在家信徒供養，而一切資生之具也都是信徒們供給，在家信徒對於供養比丘也認為是應盡的義務不稍吝惜，如果是發現某比丘有破戒行為，他（她）們為了遵佛遺教不敢道論比丘過失，唯願他的表示，就是對那個破戒比丘停止結緣，不再供飯，也不供給其他用的物品，大家就用這個方法來「默損」他，這在中國中國真無所謂，此處無緣，可以到另一個地方去，改換了場合，誰也不知道他是破戒比丘，橫直頭上有了九顆防空洞，手裡有一張喫飯免費票——戒牒，可以走遍天下，喫盡天下，正是那話：「天下叢林飯似山，孟鉢到處任君餐」，還怕沒有飯喫嗎？從來就不會聽說有餓死的和尚說話，真不在乎這一個呢！萬一叢林大廟不得安身，還可以向後轉回到自己小廟去，小廟有田產，愛喫什麼喫什麼，犯戒不犯戒，誰也問不着，誰也管不着，可是，細微卻沒有這種自由，也沒有這個方便，不是由你隨便鑽進廟裡就有飯喫的，必須知道你的來歷，然後才許可你安居，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信施家一旦停止供飯，那就是死路一條，比丘要活命，就不敢有犯戒行為，住在大廟要托鉢，住小廟一樣要托鉢。他們的衣食來源是如此，路線又狹隘，不敢隨便走動，像中國好跑路的禪和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新鮮

飯喫那種享受，細微看了只有羨慕。

我看到緬甸這種生活情形，覺得原始佛教制度對比丘的生活方式太好了！可見佛教制戒律用心的細密，可惜這個制度只流行在南方幾個小乘佛教領域中，不能普遍，中國佛教過去之所以產生一些不修行的惡劣僧侶，也就是因為喫飯太方便太容易的原故，頭上燃上了幾顆香疤，這個廟裡飯喫厭了，可以到那一家去換換胃口，有時喫的不開心，嫌飯菜沒有油水，還要說常往剎薄，向方丈「罵山門」，一不努力，二不學力，喫罷飯，嘴巴一抹，屁股拍拍灰，兩袖一揮，走了，不問飯食的來路，也不問柴米油鹽的價錢，修行菩薩是一日三餐，破戒比丘也照樣不少一頓，有時遇着齋主供齋如果不發糧錢，心裡還不自在，也正因為佛教裡面的飯太容易喫了。

現在大陸上的偽政權是不受祖宗的，也許因為這個原故，中國和尚遇到末日，那個自在的飯碗已經給共產黨徒破破了，到了「天下叢林變了樣，有鉢到處不得餐」的境地，也粉碎了和尚們的甜夢，想，連和尚安身之命的窩子大廟小廟也給他們搗毀了，要想把這所殘破的家園扶持起來，一切都要重建，我認爲重建中國佛教必須另闢新的途徑，舊的道路是行不通了，要養成比丘的品德，提高比丘的身價，第一件大事，是要把中國佛教原有的經濟制度徹底加以改良，往日那種開飯式的叢林和小廟私有制度習慣，再要不得了，經濟制度不改良，壞份子還是照舊源源不斷地產生，則一切良好完善的建設計劃，都是白費，而佛教也必被另一種勢力消滅，說到改良經濟制度，改變和尚生活，却也不需要怎樣另起爐灶，而是把舊日百丈大師的「一日不工，一日不食」，工禪農禪主張把它實行起來就夠了，並不要學南方佛教比丘托鉢生活形式，那只能在南方地區運用，中國氣候與民間的信仰情形不同。不適宜於托鉢，只宜於工禪農禪，能够實行工禪農禪，僧團也自會健全來。

初見

智光

（在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對新戒講話）

今天與各位新來求戒諸人，初次相見，可謂有緣千里來相逢矣。然有緣必有因，無因不能成緣，是故修因爲第一要義。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當知因是最初發動的一念，緣乃中間行爲的造作，果爲最後結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譬如云：成山假就於始實，修途托之於初步；皆言重在慎因，因歪，則果曲，蓋謂欲得美滿的好果，須在造作賢善的良緣，出發純正的淨因耳。且人生因緣，實乃輾轉互相爲依，如環之無端，週而復始，永無斷極。須知六道升沉，因果分明。吾等佛子，應結清淨之緣，覺照純正之因。一切邪惡惡緣，必須遠避，方可直入佛乘，不紆曲也。試觀舉世人類，六親眷屬之順逆，盡皆由宿昔的善惡因緣，歷歷如環，絲毫不可。今諸人由各方面而來，同會一處，求受戒法，可謂正因有力，淨緣成熟，得結此果，亦即三寶興隆之氣象也。毘尼母經云：戒法興，正法得久住，戒律廢，正法滅。各位能發心求戒，即是擁護正法之因，今師資如法授受，即是淨緣成熟，行見三壇戒法具足，常修梵行，即是結果。智光回憶民國十三年春，本寺善慧長老，曾偕信衆多人，往遊焦山，與有一面之誼；今忽忽三十年矣，本人來爲說戒，斯亦因緣表現之成果耳。茲要叮嚀各人者三件事：第一誠心禮懺，懇求三寶加被。第二聽受師教誡，學習律儀。第三依六和敬法，調練三業。如此無違，方堪納受戒法。各人能依教奉行否？衆答：依教奉行。

閏三月初九日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南亭

目次

- 甲、1. 出家，2. 沙彌名稱，3. 沙彌十戒
乙、1. 尼衆源流，2. 八敬法，3. 沙彌尼十戒
丙、1. 五部律，2. 比丘四分戒本，3. 比丘尼四分律

丁、1. 菩薩戒，2. 菩薩戒本。

各位新戒菩薩！承你們的依止和向，邀約我來和你們宣講你們戒期中應受的戒律。我自從學校裏畢業以後，大都在忙碌中度過了半生。對於應守的戒律，亦祇知其概要。所謂止持開遮，條分縷析，這一段細微的功夫，我還沒用過。至於傳戒的儀式，我更是外行，所以關於傳戒師的行列，不敢冒充。然而我很想借這機會，自己可以和我本接近一次，對於戒律的條文，可以多得一分認識而知所警惕，所以我很快的答應了他的請求，來和你們講戒。受戒的次序是：沙彌，沙彌尼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菩薩大戒，講的次序，當然以此為準。今天就先和你們講沙彌十戒。（比丘戒以下，能否一貫講完，此時不敢確定。）在未講沙彌十戒以前，先談談出家的問題。

假如有人問，你們為什麼出家？出的是什麼家？我們將什麼話來解答這兩個問題？

甲一、出家

第一、我們為什麼要出家呢？對於這一問題的解答，祇要聽這些佛法的人，都可以知道，我們為的是了生脫死，成佛菩提而出家。關於生死問題，省庵大師在他作的發菩提心文上說得最痛快。他的意思是說：我們和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以來，在六道輪中周流往返，受着業果的支配，一會兒昇到天上，一會兒又流落在人間，一會兒又沉淪到地獄，餓鬼，畜生，可算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遠得不到終結。就拿在人間來說罷：生時如生龜脫殼，死時如活牛剥皮。而且在未生以前，包藏在糞穢叢中，達十月之久；十月滿足，從產道裏，倒生出來，多麼醜陋，多麼的可憐。既死以後，只落得

一棺附身，黃土深埋，糜爛的血肉，徒供蟲蟻去咀嚼。在既生以後，未死以前，短短的數十年中，爲着富貴榮華，生活的逼迫，夫妻兒女的家庭負擔，千方百計的來維持這虛假的場面，假如一生之中，造下了甚大的罪惡，墮落到三惡道中去，則千辛萬苦，更是筆墨難以形容。假如如無量劫以來，計算一下子我們生死的次數，縱然將大千世界碎爲微塵，一塵一次，也不能窮盡。每一次死了以後，墮下來的一層白骨，如果沒有朽爛而堆集起來的話，恐怕喜馬拉亞山，都沒有他那麼高；生生世世以來，生離死別，所流的淚淚，如果沒有乾涸而匯聚起來的話，縱然集四海之水，也沒有那樣多。教主釋迦世尊在遺教經上，曾很沉痛的告誡諸大弟子說：「世實危脆，無堅牢者！我今得滅，如除惡病。此是應捨之身，罪惡之物，假名為身，沒在老病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惡賊，而不歡喜。」所以已經出家人的人，仍然和俗人一樣，貪求名利，使奸詐，弄機巧，以遂一己之私，乾脆不要出家的名，免得丟佛法的面子。假如既經出家，就老老實實的學個出家人，也要像個出家人，出家人應該履行的條件，必須盡力量去求實踐，果能志願堅固，生生世世不退不變，則無上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靜樂，保證可以證得。證得了菩提涅槃以後，則分身勝利，廣度衆生，常樂我淨，自在隨意。釋迦世尊，在四十二章經上說：「人繫於妻子舍宅，甚於牢獄。牢獄有散失之期，妻子無還離之念。」大智度論上說：「雞有食湯刀近，野鳥無糧天地寬，在家雖有五欲樂，不如出家功德深。這是我們出家的理由。」

第二、出的是什麼家？家爲儒家說：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所以男女必須婚配，民族延續之基礎在此，國家社會的組織也在此。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這是儒家聖人站在人道立場上，對人類的一種訓示，所以在家人，應該以有室家爲宜。相反的是：爲了生死而學佛的人，那就必須出

家。因爲有了家庭的組織，就有生活的負擔。而且人事紛煩，無可避免。所以要想修學佛法，必須割斷恩愛，拋棄室家，布衣過身，淡飯充口，耐得清淡，捨得寂寞。原始佛教出家的二衆，本以乞食爲生，無寺廟的建立，因爲山林水邊，塚間樹下，都可棲息，即使有一間茅蓬，到不需要的時候，棄之有若敝屣，而毫無留戀，但是在西域記上已經看到原始的佛國，有了廟宇。而且大的廟宇，能容數百千人。佛教傳入中國，因爲中國的習慣，不適宜於乞化生活，所以僧尼住廟爲當然之事，但浸假而演成變相的家庭。出家僧尼，出一家而復入一家，更加以流品複雜，使出家衆不夠純淨，所以聖道難成，致成今日佛教之衰相。時至今日，雖說積重難返，但事在人爲，我們大家都知道出家的重要以後，盡量的保持持戒格上，今日你們，未始不是改造佛教的基石。古德曾經說過：出家者，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又說：出家者，乃出煩惱之家，出三界之家，非出兩片大門之家。出煩惱之家，出三界之家，仍不能算做出家。必須與衆生同出煩惱之家，同出三界之家，才算真正的出家。所以，出家人的志願是偉大的，行爲應該是高尚的，即使我們出家的時候，年紀很小，並不知到出家而後，有這許多問題，還有出家的動機，並不太純正。現在既已發心受戒，又親耳聽到我講過了為什麼出家，出的是什麼家，必須把那偉大的志願建立起來，不純正的動機把他糾正過來。

甲二、沙彌名稱

沙彌是梵語，譯成國語爲「息慈」。「息者停息，慈者慈濟，換句話說：就是將不好的心理和行爲，停息下來；把合乎佛法的行爲拿出來，所謂息世染而慈濟衆生。也可以說：息世染就是跑出俗家；慈濟衆生就是與一切衆生，同出三界之家，又可以譯成「勤策」或「求寂」。蓋出家本爲了生死而證涅槃，涅槃譯成國語爲「圓寂」。「智德俱備名圓；

惑、習、障盡名寂。沙彌初發心出家，蒙受十戒，要勤修戒，斷除煩惱，感習，才能證到涅槃寂靜的妙果。沙彌本是出家的初步，所以這三個譯法，都是側重在因地上說話。據雲棲大師沙彌律儀要略上說：沙彌有三種：一從七歲至十三歲，名驅鳥沙彌。以其年幼，不堪擔任重務。教他守護穀麥，或者看管食廚，坐禪等處，驅遣鳥鳥，以效微勞，免得坐消信施，虛度光陰罷了。二，從十四歲至十九歲，名應法沙彌。因為他的年紀，已能事奉師長，執勞服役；又能修習禪誦，與法相應，故稱為應法沙彌。三，從二十歲至七十歲，名持戒沙彌。因為年滿二十，就應該受具足戒。這一類的人大概是出家年晚，或根性暗鈍，不能接受具足大戒，所以依年齡實是比丘，依戒法名為沙彌，因此叫名字沙彌。這三種沙彌，年齡雖有差別，而同屬沙彌戒法，所以總稱法同沙彌。如果剃除鬚髮，雖然出家，而不受十戒，祇能叫形同沙彌，以其形相雖同，而無戒據，五衆之中無其地位與名稱。你們在座的各位，做了多年的形同沙彌，未入衆數，恐怕到現在還不知到呢？

甲三、沙彌十戒

檢類加藏中，有沙彌十戒法並威儀一卷，無譯人名，附東晉錄。沙彌威儀一卷，劉宋龜茲三藏求那跋摩譯。佛說沙彌十戒經一卷，施護譯。雲棲大師之沙彌儀要略，會自己說明，從沙彌十戒法中錄出。此十條戒法，為佛策舍利弗度羅維羅出家的時候而說的。沙彌十戒法並威儀中說：

佛語舍利弗，汝去度羅維羅出家！舍利弗言：我當云何度？佛教言：我羅維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沙彌不殺生。盡形壽不盜。盡形壽不邪淫。盡形壽不妄語。盡形壽不飲酒。

佛婆伽婆出家，我某甲因和尙某甲，隨佛出家。佛婆伽婆出家。捨俗服著袈裟。我某甲因和尙某甲，隨佛出家捨俗服著袈裟，盡形壽。不殺生，持沙

彌戒。盡形壽不盜。持沙彌戒，盡形壽，不淫，持沙彌戒。盡形壽，不妄語，持沙彌戒。盡形壽，不飲酒，持沙彌戒。盡形壽，不著香華鬘，不香油塗身，持沙彌戒。盡形壽，不歌舞娼妓，不往觀聽，持沙彌戒。盡形壽，不坐高廣大床，持沙彌戒。盡形壽，不非時食，持沙彌戒。盡形壽，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持沙彌戒。汝今已受沙彌十戒，當盡形壽頂戴奉持，終身不得犯，應供養三寶。和尚，阿闍梨，一切如法教，不得違逆。上中下座，心常恭敬。勤求方便，坐禪，誦經，學問，勤助作福，閉三惡道，開涅槃門，於比丘法中增長正業，得四道果。

這是煌煌的聖言，金口所宣，故照讀一遍，使大家知道戒的淵源而生其尊重。這分明是為度羅維羅尊者出家，而垂下來千秋的模範。現在在授沙彌戒之先，照樣先授三皈，然後方授十戒。十戒經中，三皈依後，尚有五戒，這似乎一經跨入佛門，應即先受三皈依。一經出家改裝，即須受沙彌十戒。我們自入佛門，一直到受具足戒，才受三歸和沙彌十戒。跟着即受具足戒，圓善薩戒，這是不合理的現象，然而也許是為的儀式隆重，很不容易舉行一次，因此，不得不遷就時間，經濟的種種問題，而演變成爲時較短的傳戒方法。

上面列舉的十條戒，似乎是總綱，在經文中，還備述很多的細目。你們聽講戒的機會太少，但以時間關係，也祇能就戒條的本身，加以解釋使大家知道爲什麼要持戒的所以然。

第一、不殺生，是沙彌戒。

生是生物，也就是有生命的動物。上至諸佛聖人，師僧父母；下至飛禽獸微細昆蟲，祇要是有生命，能活動的東西，皆不可故意殺害，也不得教他人殺，或見他人殺，或聞他人殺，而生隨喜之心。

諸佛聖人，師僧父母，我們知道不應該殺害。飛禽獸微細昆蟲，也不能殺，這是什麼理由？應該說明白。大家應該知道，這就是佛教的特色，和其他宗教絕對不同的所在。華嚴經上說：如心

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觀無量壽佛經上說：一切衆生，莫不有心，凡有心者，皆當作佛。華嚴經上的偈語說的是：佛心衆生心，一心無二心；觀無量壽佛經上，直截了當的說，一切衆生皆可成佛。那末！歸納起來說：殺害人類的動物，無異於殺害諸佛聖人，師僧父母。況且，一靈真性，周旋往返於六道之中，我如是，人如是，衆生亦如是。我與衆生，無始以來，在六道中，互爲父母，互爲子女，互爲夫妻，互爲兄弟姊妹，今日各隨業報，面目全非，安知我所能殺的一切衆生中，沒有我的過去，父母、夫妻、子女、或兄弟姊妹在內嗎？我如忍心殺害，不啻殺害我自己的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姊妹。我們想到這裏，對異類的衆生，祇有哀憐，豈忍殺害。以業報來說：異類衆生：如牛羊鷄鴨一類的生物，他們爲什麼生而爲牛羊鷄鴨？這當然是惡業所感。惡業無過於殺盜淫妄，而殺居十戒之首，這很顯然是殺業最重。人們爲口腹之好，殘殺生靈，豈不是又造下了殺業嗎？既然造下了殺業，勢必至於變牛變馬，償還宿世的債欠。像這樣的你欠我冤，我還你債；人死爲羊，羊死爲人，一輩子沒有了期。現在出家學佛，當然以戒殺爲前提。

第二、不偷盜，是沙彌戒。

偷謂暗竊，盜謂明火執仗，或執持刀鎗，威逼事主，強奪人家的財物佔爲己有，叫做盜。

物各有主，各人的財物，是各人的血汗所得，原爲各個人的生活所需，生命所繫。如果我利用暗計偷竊，或以強力侵奪，無異殺戮被害人的身甚至一家的生命，殘忍，很毒，還有什麼再超過於此的嗎？因此，法律上對於盜竊的行爲，固然在所必禁；而佛以大慈大悲爲心，所以戒律上對於盜竊的行爲，比法律的禁止更加嚴密。蓮池大師在沙彌律儀要略增註上說：金銀重物，以至一鍼一草，不得不與而取，都如常住上的物事，或施主的物事，或衆僧的物事，或官家，民家，一切的物事，或奪取，或竊取，或詐取，乃至偷稅，冒濫等，總是偷盜的

行爲。過去有一個沙彌，盜竊衆僧所有的園果七枚，死後墮落，感受到一個甚大的身體，有熱鐵丸，從身上自由出入，苦痛難忍，迫切呼號。衆僧見其狀，祇是七枚，一經盜竊，遭這樣的慘報。所以守持佛戒的人，寧可喪失生命，決不取不義之財，以避免三途的惡果。倘人人有此警惕，不取非義之財，則社會安定，軍警法律，皆毫無用處。這就是佛教戒條的效用。

但中國歷史上有句諺語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這話的意思是說：盜竊一點財物，可以受到國法的制裁。像歷史上許多巨奸大惡，盜竊人家的家園，反而還在稱聖稱帝，因果的定律，似乎有時也不準確？我的答案是：這話似乎是有理，其實並不盡然。這問題在歷史上叫做得國之正與不正，不正者，則相似於盜竊。其實竊人家園者，自有其宿世的福因；亦有他後來的惡果。都如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奪取了後周皇帝郭威的天下，他的得國，在君臣大義上，不能算是正確，但綱鑑上曾經說過：趙母杜太后，在夾馬營中，生匡胤的時候，火光燭天。他的儀表，亦與常人不同。他的弟弟，趙匡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真命天子，這是宋太祖親口讚歎宋太宗趙匡義的話，火光燭天，龍行虎步，這是他們生來就有做皇帝的福報，所以我說，自有他宿世的福因。後來宋太祖是否善終，所謂燭影搖紅，至今成爲歷史上的疑案，南宋滅亡的時候，也適逢孤兒寡母當國，這分明是報應，所以我說，也有他後來的惡果，近報在自己，遠報在兒孫，雖巨奸大惡，也不能逃出因果的定律。

第三、不姪，是沙彌戒。男女二根，互相接觸，身意快樂叫做姪。在家五戒，僅制邪姪，因爲五戒，爲人天乘戒法，在人道的立場上，當有繁殖子孫的義務，所以除開自己的合法配偶，對於其他一切男女行姪欲者，叫做邪姪。沙彌戒爲比丘戒，菩薩戒之基礎，所以要全斷姪欲，若將世間男女，或鬼神，畜生男女，於大小便道及口三處，行不淨行的都叫做破戒，犯不可懺悔的重罪。

五欲爲人類最大的過患，但姪欲尤爲難戒，圓

覺經上說：「一切衆生，皆以姪欲而正性命。」四十二章經上說：「愛欲莫甚於色，色之爲欲，其大無外。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無能爲道者矣。」因爲衆生的捨身受生，必定於他應受生的地方，生起一股愛染的心來，而人類的受生，更於父母邊，起姪欲想，因此一念之動，立時入胎，有這一念姪愛的種子，潛藏在識田之中，一遇到可愛的外境，或不期而然的發生現行。如果沒有理智的克服，或禮教的束縛，或宗教信仰爲之範圍，鮮有不奔放流逸，如無繮之馬，橫行無忌的。所以四十二章經上又說：「情愛於色，豈僅驢驘，雖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門，出塵羅漢。」所以情欲爲人類的最大的過患。這在中國歷史上，如商紂王，周幽王，唐明皇，皆因縱欲，以致身死國亡爲天下後世笑。至於一般人爲追求情欲，以致傾家蕩產，造成自殺殺人的慘案，我們在報紙上，常常可以看到。

楞嚴經上說：「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爲本。」沙彌十戒既爲比丘戒，菩薩戒的基礎，而比丘爲阿羅漢果之因位，菩薩志在自他兩利，沙彌而斷愛欲，則生死相續，超出三界之阿羅漢果無由證得，恩愛纏綿，更是修學菩薩道的絆脚石。因此出家兒了生脫死，修出世法，成就自在無碍解脫之菩薩法，均非斷欲不可。四十年章經上透得此門，可爲明證。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安陀國，有一少欲比丘，使沙彌去一淨信家，接受午食，這時淨信家，全家外出只剩一少女看門，少女見沙彌青年俊秀，心生愛染，把他迎請入室，啓請他爲舍主，自願供給走使。沙彌鑑別色，知到他心存不善，心想釋尊的教誡，寧可持戒而死，不可犯戒而生，於是乘少女不在，尋得室中剪刀，割斷自己的咽喉而死，以保持他的清淨戒體，事爲國王所知，歎未曾有，親自去爲沙彌作禮，讚歎，供祭，火葬，造塔紀念。唐道宣律師，持戒清淨，感天人送供，毘沙門太子張瓊，隨從護持——見法苑珠林——我們真正能持戒清淨如滿月，足可以使天龍恭敬，神鬼欽崇。

(待續)

(上接第十頁)

撫養，任他凍餓，有的人出生在富貴之家，墮地後就受到極寵愛的撫養，嬰孩今生尚未造因，所受果報不同如此，固非一世因果所能解釋，也非不講前世的二世因果能道其理，惟三世因果可得圓滿的解答，且三世因果對於來世的去路，也很圓滿合理，在六道輪迴之中，由所造惡業程度之不同，有地獄、餓鬼、畜生、修羅等不同的去路，很善的人升天堂，善惡均等的人，更有苦樂均等的人道可去，至於能精修佛道的人，更可跳出六道輪迴而成佛。所以只有佛陀的道理，才能完全全部的說明世間一切因果現象。但是大家或許要疑問，三世因果與六道輪迴，並不是肉眼看得見的，是否真有其事呢？那麼我也要請問大家：人心有善有惡，想是大家承認的，試問人們內心的善惡，是否肉眼可以看得見的呢？現代科學的愛克斯光，也無法照見內心的善惡吧！人心善惡是現在的事，倘且非肉眼能見，何況三世因果與六道輪迴是人心善惡所發生的未來變化，更不是肉眼所能看得見的。我們既承認人心是有善惡的程度不同，那麼就應深信從人心善惡所發生的三世因果與六道輪迴，也是確實實有的。清代周安士居士有言：「人人信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亂之道也。」但因因果的理論既有「一世因果」「二世因果」「三世因果」之不同，若人人僅信一世因果或二世因果，並不能臻於大治之道，因此我以為要這樣說：「人人皆信三世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三世因果，大亂之道也。」爲了促進天下之大治，希望大家自己深信三世因果，並努力向世人宣傳三世因果之理，使普天下的人都能深信三世因果。

聲 明

本館前定名「中華佛教文化會館」茲經同人協議更爲「中華佛教文化館」特此聲明。

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 謹啓

因果的面面觀

唐湘清

一、世俗常識的因果觀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世間極流行的俗語，任何人都可相信的。宇宙的千變萬化，人事的白雲蒼狗，都離不了因果關係。以人事而言，懶惰浪費是因，貧窮是果；勤勞節儉是因，致富是果；注意衛生是因，少病長壽是果，不知養生是因，多病短壽是果；敬人是因，人恒敬之是果；害人是因，反而自害是果；往日作惡犯法是因，今日受到牢獄之災是果；今日懺悔改過是因，來日能獲假釋恩典是果；所以我們可這樣說：「欲知往日因，今日受者是；欲知來日果，今日作者是」。再以整個社會而論，我們這一代社會的文盲太多之果，是由於上一代的人未能普及國民教育之因所造成；我們這一代社會受到赤禍戰亂之果，是由於上一代的人打倒孔家店之因造成；我們這一代的人如果能努力於提倡體育之因，下一代的人自能得到強健之果；我們這一代的人如能努力於發揚固有道德之因，下一代社會自能得到風俗淳良之果；可見整個社會而言，也是前代影響現代，現代影響後代的。那麼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欲知前代因，現代受者是；欲知後代果，現代作者是」。這樣說來，不論個人或社會，都離不了「過去」「現在」「未來」的三時因果關係。但是，這種世俗都可看得見的現世三時因果，雖明確可信，還不能說明一切因果現象。譬如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回，是一位極其的善人，可是他卻受到短壽的惡報，從前有一個行為極惡的盜跖，反而受到長壽的善報。從這看來，世俗現實的三時因果，只能說明一部份因果現象，並不是完全的因果法則。這種世俗常識的因果觀，雖亦可分為「過去」「現在」「未來」的三時，但僅局限於現世的三時，並不涉及死後的來世，所以雖有三時，實際上只是一世因果觀。

二、耶回等教的因果觀

世人見顏回質而天，盜跖惡而壽，每使善人灰心退隱，惡人放肆無忌，拯救此弊，故各種宗教都有天堂地獄之說。世人信了任何宗教，都可不致行善遇挫而灰心，因為宗教的信仰者，他們深信行善能來世升到天堂去，雖在今生受到惡劣的挫折，也不致灰心，同時因深信作惡者必墮地獄，也不致看到惡人的現世幸運而生羨慕，所以耶回等教天堂地獄的來世報應，實可補救世俗現世因果的缺陷。這種耶回等教的因果觀，可以稱之為「二世因果」，比較前面所述世俗常識的一世因果觀，當然進步得多了。就因為耶回等教的二世因果，可以補救世俗常識一世因果的缺陷，所以耶回等教對於促進世道人心的向上，也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但二世因果雖較一世因果為優，是否就能說明世間一切因果現象呢？這是值得商榷的。譬如監獄中的受刑人，如果確曾犯罪而沒有冤枉，固然可用一世因果的道理去說明，但在偵查技術進步的今日，也難免有極少數的冤獄，就不是一世因果或二世因果所能說明。我前在司法人員訓練班受訓時，曾聽到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先生演講時說：「即使最精明的法官，有時也難免判錯了人，例如美國曾任紐約州長的好法官，以前也是法官出身，並且曾是一位很有名的好法官，有一次承辦一件銀行的搶案，拘到了一個嫌疑犯，經銀行職員指證那人確是搶案的主犯，就判定了那人的罪，那知過了幾年，真正的搶案主犯因良心發現而向法院投案，原來這位真正的搶案主犯與那位冤枉被判坐牢的人面貌相仿，因此造成了這樣的冤獄。」這樣冤枉坐牢的人，今生沒有作惡，當然不能用一世因果的道理解釋，且冤枉坐牢也非行善受挫可比，不能因此而來世升天的希望，只講來世不講前世的二世因果，也無法解釋這種冤獄

的因果關係，可見二世因果的道理還是不完全的。況且宇宙間的因果關係，異常複雜，而二世因果者對於來世的路，只有天堂地獄二條，未免簡單一些，雖有「火湖」「煉獄」之說，其性質也與受諸苦的地獄無異，如果很好的人進天堂，很惡的人下地獄，固然是公平的。但世上既不太善也不極惡的人很多，像這樣善惡均等的人，進天堂便宜了他，進地獄又苛刻了他，如無苦樂均等的地方讓他去，是不公平的，所以二世因果者不講前世，已欠圓滿，講來世而僅有天堂地獄二條苦樂懸殊的去路，即二世因果也尚未講得完全。

三、佛法圓滿的因果觀

世界上講因果的人很多，但多數未能講得完全，其解釋宇宙間因果現象最精微最圓滿者，惟我大覺世尊佛陀乎！佛陀所揭示三世因果的真理，既不像世俗常識的局限於看得見的現世，也不像其他各教的只講後世而沒有前，而是貫通前生現生來生的因果關係，佛經上說：「欲知前生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根據三世因果的道理，報應可分「現報」「生報」「後報」三類，現生所作善惡，現生就受報應的，叫做「現報」。今生所作善惡，到了來生才受報應的，叫做「生報」。過去無量生中所作善惡，到了今生才受報，或今生所作善惡，過了二世三世乃至多世以後才受報者，叫做「後報」。明乎此理，可知今生行善而境遇惡劣者，乃因前生惡業成熟所得惡報，而今生善業尚未成熟所致；今生作惡而享受福樂者，乃因前生善業成熟所得善報，而今生惡業尚未成熟之故，這樣不僅可以補救世俗一世因果所無法解釋的缺陷，且如世間難免的冤獄，非二世因果所能解釋，也可用三世因果的道理說明之，因為前生造了惡業，所以今生受到冤獄，能這樣想。任何人不可不怨天尤人，只有自己痛切懺悔過去所造的惡業。還有一個人，在呱呱墮地之初，剛入人世，還沒有造因，但命運已各人大不相同，有的人出生在赤貧之家，父母無力

(下轉第八頁)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續二)

心悟法師講於新北投法藏學社

觀志
明宗
演慈
記

「二時」

這是第三時成就。時間是一切事情成功的重要因素，你看窗外的樹木何以欣欣向榮？舊年的枯枝何以會長出油綠綠的嫩葉？這是春的時間造成它的啊。一個呱呱墮地的赤子，到了二三十年以後，竟因多年的努力，而成為世界上有名的偉大人物，這也是時間造成他的啊！萬物是如此，一般人是如此，即佛所以成佛，也莫不如此：佛在三代阿僧祇劫中，修無量難行之行，方成無上極尊的地位，不經過三代阿僧祇劫的時間，佛又如何成佛呢？時間的確是偉大的！印度有一種外道主張時間是宇宙的本體，創造一切萬物的，這雖不是絕對正確的，但也不無他的道理，我們於此便可以發見時間對於一切事成功的重要，故六成就中的時成就，實有其深長的意義在，我們於此，應當有所省悟！外國有位哲人說：「時間是創造生命的東西」，這話的確不錯！我國人一向也是重視時間，認時間是造成一切事業的重要條件，這可從下面的俗語中看出：「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如流水，一去不復回，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皆蹉跎」。古人多麼重視和珍惜時間啊！我們要是尊重自己的生命，要把自己現在的平凡生命，創造成真善美具足的偉大生命的話，就要好好的把握住時間來努力。

這時成就何以不指出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僅僅而統之說一時呢？這有幾點原因：一、佛當時講任何一部經，都沒有預定從那一天起至那一天止，也不是固定把那一部經從始至終一次講完，都是隨機

施教，隨感而說，因此不能確指何時。二、佛當時說法，並沒有人做筆記，加之印度人向來不重視歷史的，佛講過後，弟子們只記誦其義，並不記憶其時日，故當結束的時候，時日已忘，不能確指何時。三、印度當時國家多，各國的時日多未能一致，而佛說法又不定居一國，時而此國，時而彼國，說時還不如不說時好，因此統言一時。這一時，即是衆生緣熟，佛陀悲應，說的與聽的都達到圓滿的總稱。

「佛」

這是第四主成就。佛，就是我們偉大的教主釋迦牟尼佛，他在二千五百年前降生在印度迦毘羅國的淨飯王宮，十九歲時，因思追求人生真理，以解決衆生生死痛苦的大問題，遂毅然決然地捨棄王宮的欲樂，獨往雪山尋師訪道五年，又自己苦修六年，終於大覺大悟，達到所求的目的。

佛是一切智者，諸法中王；他斷盡了促使輪轉生死的煩惱障，和愚蔽心靈的所知障；他證得了諸法實相的如所有性，和緣起差別的盡所有性，完成了世出世間獨尊的地位。佛陀，實是人間空前絕後的偉大聖者！我今天講到了佛，心中無限的慚愧和悲傷！慚愧的是：佛陀無量劫來為求佛道，利益衆生，不惜犧牲生命；而我今日身為佛子，而未能行佛所行，自度度他，辜負佛陀的悲心與恩德。悲傷的是：時人今日末法的時代，正見者少，邪見者多，學佛法弘佛法者，多不以行菩薩道自居，而專以學者自詡，結果自身對佛法全無信仰，又轉以邪見謬說破壞他人的正信，殺戮無量衆生的慧命，可悲孰甚於此！今後，我們應該加倍努力求學正法，弘揚正法，以起發人的信心為第一目的。因為

有了信心，然後方能接受佛法，方能得到佛法真實的利益。

佛陀，我們知道他是一位完成無量智慧，無量福德聖者，因此我們羨慕他，恭敬他，禮拜他，效法他；然而我們更要知道佛陀的無量智慧與福德，是以無量生命，無量難行之行換得來的，我們更要以佛陀的這種勤求佛道的精神來激勵自己，加倍精進，真實以弘揚正法，教化衆生為己任，庶能報答佛恩於萬一。

佛陀在因位行菩薩道的時候，有一生為大轉輪聖王，以十善化世，其人民因得安居樂業，享受充分的五欲快樂。然而世間的欲樂終究是無常無有盡之法，生老病死四大苦惱到底是不能避免的，因此轉輪聖王的心中又深感不安！他心中想：我雖能以正法治國，使衆生得受五欲快樂，但終不能給我們的生命以永久不變的安樂，這我如何能叫做轉輪聖王？如何能叫做大導師？做大導師的，當引導衆生走上光明的正路，指示衆生一條直達解脫的途徑，使衆生能永得無為的安樂。因此轉輪聖王即發願說：我現在應該求索無上佛法及出世法，使令一切衆生讀誦研習，離生死苦，得涅槃樂。於是，就遣使四出尋訪通達佛法的聖者。有一個使者到了一個邊地的小國裡，聽說那國中有一位深解佛法的聖者，就尋到那位聖者的地方。

敬地問。

「深解」，聖者從容的回答。

使者高興極了！說：

「大師，現今大轉輪聖王欲求佛法，救度衆生，

遣使四出尋訪通達佛法的大德，令我得見大師，任其完成，不勝爲自己。爲轉輪王，乃至爲一切衆生而慶幸！唯願大師屈駕至轉輪王宮！」

聖者答應了，遂與使者同往，轉輪王聽到了這消息，歡喜非常，親身遠出率迎，頭面禮足，恭敬地問道：

「大德不遠千里而來，涉水跋山，想必辛苦了。」

轉輪王語畢，進入王宮正殿，敷設王的御座，諸聖者昇坐。轉輪王見聖者端坐已定，設齋供養已畢，遂合掌向聖者說道：

「大師，我聽使者說大師深解佛法，不勝欣喜，願大師爲我解說！」

「大王！你真是大愚蠢啊！我爲學習佛法，經受多少勤苦，才得完成，你現在想這樣簡單的就得聽到嗎？」聖者含著責備的口吻說道。

「大師欲需何物呢？」轉輪王更加恭敬地請問。

「我要你給我的供養！」聖者回答。

「大師所需要的供養是什麼東西呢？是衣服飲食？還是金銀珍寶？」王問。

「我不需要你所說的這些供養！」

「大師不需要這些供養，那是需要象馬車乘嗎？國城妻子嗎？或是音樂娼妓嗎？」轉輪王極誠懇地問。

「我也不需要這些供養！只要你能够在你的身體上用刀剝成一個個窟窿，中間灌滿膏油，然後放入燈心點燃，你能這樣的供養我，我就解說佛法給你聽，否則我馬上就下座離去。」聖者明白了當的提出所要的供養。

轉輪王聽思未答，那位聖者隨即下座預備離去，輪王懷著虔誠的心趕快趨前抱著他，用哀求的口吻向他說：

「大師，我求您留在這裡不要走！我因爲智慧太淺，功德太薄，未能立時應命，請大師慈悲罪，我當遵命供養！」

這時輪王心裡這樣的想：人生必有死，我從無始以來，得生喪生，經無量劫，而每次生來死去都是無價值的白生白死，從未嘗有一次爲求法而喪生。現生我這個生命最後仍是要歸於死滅的，貪戀他做什麼？我今天應該以這個不實的生命，來換取真實的佛法。想罷，即向聖者說：

「大師！您所需要的供養，我即遵命速辦。」

輪王即時入宮，把許多夫人和都召集到面前來，告訴她們說：

「我現在要和你們離別了。」

諸夫人聽了，莫不心驚膽跳，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低聲問道：

「大王要想到那裡去呢？」

「我要剝身作千燈，供養大師用求佛法。」

諸夫人聽後，莫不失聲大哭，跪地捶胸，有的閉絕倒地，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才蘇醒過來，使整個王宮充滿了悲哀的氣氛。

「大王！天下人所最看重的莫過於自己的身體，」諸夫人哀告似的說：「我們恭敬尊重大王，隨時供養大王，還怕不能使大王的身體舒適。今天大王爲什麼却要將身體毀壞了呢？大王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可是今天所想做的事情，却同癡狂的人相似，難道是受鬼魅所迷了嗎？不然何以如此呢？您要這樣痛苦的事，供養聖者，究竟爲的什麼呢？」

「我是要求佛法，爲一切衆生的。」轉輪王回答。

「既是爲一切衆生，我們也是衆生之一，大王爲什麼却要遺棄我們呢？」

「不，我沒有遺棄你們！你們要曉得：人的恩愛不管如何的深，到底是要別離的，並且這種恩愛還能使我們墮入黑暗的深淵中受無量的苦痛，沒有什麼可戀的。因此，我現在要用我這個虛幻的短暫的生命來供養聖者，求取真實的永恒的佛法真理，爲你們及一切衆生，在大黑暗的世間中點燃起大智的明燈，照破一切無明癡暗，令諸衆生斷生死的痛苦。」

苦，超脫煩惱的羅網，而昇登於涅槃的大城。你們想一想：我能求得佛法，這個虛幻而短暫的生命雖然足犧牲了，但我所求得的佛法却永久常留於世間，作一切衆生遠離無明癡暗，踏上涅槃之路的明燈，其價值豈是可思議的！你們應該贊助我才對，爲什麼反而留阻我，違逆我的大志呢？」轉輪王開導諸夫人。

諸夫人因悲傷過分，心皆昏迷，聽了轉輪王大志決心的話，不但沒有受感動，反而更加傷心，大聲的哭了起來，有的頭狂似的用手抓着自己的頭髮，有的如瘋子般用爪抓破了自己的臉皮，哭叫著說：

「我們壽命呀！我們喪失了生命的所依啦！」

轉輪王有五百太子，這時也都得著這個消息了。他們非常孝順，愛父王就同愛自己的雙目一般，此刻聽說父王要犧牲生命而求佛法，心如箭穿，身似抽筋，悲痛萬分！遂一起奔到王前，想欲勸阻，然而喉嚨竟似被物梗塞住，說不出話來。有的抱住王的頸項，有的握著王的手足，大聲的悲哭號叫：

「傷心啊！痛心啊！父王！您一向是愛護我們的，今天爲什麼竟要遺棄我們呢？傷心啊！痛心啊！」

「人的恩愛總有別離的，不過早晚而已，你們何必如此傷心呢？況且我這次是爲求法而捨身供養聖者，其價值是不可思議的，你們應該爲我及一切衆生起歡喜心才對呀！」轉輪王這樣的開導諸太子。

「雖然是這樣，但我們的心總是戀著父王，不忍見父王如此捨身。我們敬求父王賜予一顧，就是用我們的身代替父王供養聖者。」諸太子哀求著。

「你們都還幼稚，」轉輪王說：「對於各種事理還不能怎樣認識，不能擔任供養聖者的事。我現在從很遠的地方請來聖者，答應以身供養他了，是決不可食言的。你們如果是孝順的，就不應該違逆父意，讓我得酬所願。」

諸太子見輪王願心堅決，不可轉移，更加哀痛，號哭不已。

輪王向所統轄的各小國王辭別之後，就回宮到聖者所居的正殿上來，把自己身上所掛的璽璫，所穿的最好衣服，都脫了下來，放在一邊，遂即端正正坐，告訴諸大臣、太子、夫人等說：

「你們之中，有那一個能替我剃身作千灯供養聖者呢？」

「我們現在寧願用利刀挖掉自己的双目，終不能拿刀剃王的身體。」諸臣、太子及夫人等同聲應着。

輪王見大家都不肯替他剃身，心中即感憂惱，嘆息着說：

「唉！我現在多麼孤單呀，你們這麼多人之中，竟沒有一個人肯幫助我了！」

這時，忽然有一個性情凶惡的窮陀羅，應聲而出，對輪王說：

「大王！您為什麼要剃身作灯供養聖者呢？」

「我爲求佛法，爲利衆生，」輪王回答。

「好！」窮陀羅說：「我當爲王剃身！」

「你現在真是我的無上道伴了！」輪王歡喜地稱謝窮陀羅。

「但是，大王，剃身的痛苦就同割斷手足，抽筋拔肋一般，大王能受得了嗎？」窮陀羅問。

「能受得了，」輪王極欣慰地回答。

於是，窮陀羅就拿出極鋒利的牛舌刀，在輪王的身上很快的剃了一千個窟窿後，心戰手顫，擲刀而走。輪王遂於身孔中灑滿了膏油，再用最好的細絹放進去作灯炷。這時，聖者見輪王這樣做了，心中就想：我現在應該先爲輪王宣說佛法，然後燃灯，爲什麼呢？因爲如果現在就令他點燃身上的灯，恐怕他的生命支持不住，要是這樣，如何還能說法呢？想罷就告訴輪王說：

「大王！你能這樣精進，難行能行，爲聞佛法，不惜犧牲生命，不怕燒身之苦，真是難得！難得！願你諦聽，深思，我當爲你宣說。」

輪王聽了歡喜無量！如同一個新死了父母而感到極度悲愁的孝子，忽然見父母又復活了起來一般，

有說不出的欣慰。

「大師！我太榮幸了！大師爲我宣說佛法，我當諦聽信受，」輪王向聖者無限感激地說。

「夫生死，此滅爲樂，」聖者祇爲輪王說此半偈。

這半偈雖僅寥寥八個字，可是在輪王聽來，却是有無量的價值；是黑暗中的明燈，是苦海中的寶筏，能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所以輪王聽後，如飲甘露，歡喜非常！即告訴太子、夫人及大臣等說：

「你們對我如有慈愍心的話，應當替我懷持此法，在諸國中，凡是有人民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巷陌也好，都宣佈我的命令說：『你們應當知道，大轉輪王因見一切衆生沉沒於苦海中未能出離，所以發大慈心，剃身作千灯供養聖者，求這半偈，你們要感念大王的大慈悲心，書寫此偈，或讀誦，或觀習，或思惟其義，或如說修行。』」

大家聽了輪王的慈音之後，都如在黑暗之中忽然遇見了光明，非常感動，無限歡喜！都異口同聲地讚歎輪王：

「大王！您真是人間的大慈悲父！爲一切衆生行此難行之事，我們當遵從王的命令，很快的就去做！我們一定要把這偈寫到紙上、帛上、或石頭上、或樹皮上，凡是有人行走的地方，一概都寫，使一切人都能見到或聞到，都能從此而發大菩提心。」

於是，輪王即點燃身上的千燈，以生命供養聖者。

佛陀爲求完成無量的智慧，爲度一切的衆生，無量生來都是這樣的精進，不惜犧牲生命而求法，我們知道了這個，就更覺得佛陀的偉大，對佛陀就會更加崇敬，同時更會感到佛陀對我們恩德的廣大，非精進學法弘法不可！

佛陀犧牲生命而求福德的事，在諸大乘經中談本生的部分也多有說到，在這裡不想再說了。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這是第五處成就。舍衛本是城名，係中印度薩羅國的首都，因是國王所在地，遂以城代國，故稱舍衛國。舍衛是梵音，譯意爲豐德，表示此城中人，無論對於物質文明或精神文化，都甚發達。其特點有四：一經濟繁榮，二建築壯麗，三文化發達，四道德優良。

「祇」，是薩羅國波斯匿王的太子祇陀的省稱，祇陀，義譯爲戰勝，因爲他出生的那天，正是他的國家和隣國打了勝戰的時候，故他的父王特給他起了這個名字，以紀念這次戰勝的勝利。給孤獨即須達多長者，是波斯匿王的大臣，因爲他積財能散，救濟貧乏，哀恤孤獨，當時的人們敬他的美德，遂都叫他做給孤獨長者。

何以叫做祇樹給孤獨園呢？這裡面有一篇很動人的故事，值得一說的。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是在教主佛陀還在摩竭陀國的王舍城弘化的時候，有一天給孤獨長者爲了兒子的親事，而到了王舍城，歇宿在他的一位好友首羅長者家中。那天晚上，他在睡床上躺著，見首羅長者全家大小都忙著辦菜設席，心中頗感詫異！他想：長者是要設席請我嗎？我祇一個人，何需辦這麼多菜？爲請客麼？我爲兒子娶媳婦嗎？可是我還未曾物色到那家姑娘，他如何爲我慶賀呢？同時我又未曾聽說他家裡有什麼喜事，他究竟辦這許多菜做什麼呢？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一個所以然。有疑在心，終睡不着，於是就起來去問首羅長者。

「是不是你們家裡明天有什麼喜事呢？大大小小都不睡，忙著辦這麼多的菜？」給孤獨見了首羅長者，這樣的問着。

「不是有什麼喜事，是要請佛陀並及他的弟子到我家來受供的，」首羅長者老實的回答。

給孤獨長者雖然未見過佛陀，也未曾聽過佛陀的名字，不知佛陀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然因他宿世與佛有緣，有大善根的關係，一聽到首羅長者說佛陀二字，即時肅然起敬，渾身毛豎，好像面臨着不

平凡的事情一般。

「佛是一位怎樣有德的人啊？」給孤獨長者恭敬地問。

首羅長者遂略說佛的功德給他聽，他聽後歡喜無量！第二天一早就去離王舍城五十里的靈鷲山拜見佛陀。

「佛陀大悲普化有緣，願屈駕至敝國教化有緣衆生」，給孤獨長者見了佛陀，誠懇地請求。

「好的！」佛陀慈悲地回答：「不過你要先回去找一個適當的處所，我們出家的人，應住在寂靜的地方，豐德城人多地狹，喧鬧難堪，不宜居住。能在離城五六里處，建個精舍，那最爲合宜。」

給孤獨長者見佛陀許其所請，非常歡喜，興高采烈地趕回舍衛城找地建築精舍。

在舍衛城的門外，約五六里的地方，有一所祇陀太子的林園，風景優美，林木茂盛，奇花競艷，水流潺潺，是舍衛城的第一勝地。給孤獨長者看了非常屬意！他正在注神觀看的時候，忽然祇陀太子來到，兩人打過招呼後，太子見長者屬意此園，頗感詫異，遂問道：

「長者，你很愛這林園嗎？」

「是的，太子！」長者誠懇而認真地回答：「我很想買這所林園，你肯買給我嗎？」

太子覺得給孤獨長者真笑話極了！他想：我是一國至尊的國王的太子，要什麼就有什麼，何需出賣林園？然見長者認真的樣子，遂戲他說：

「長者，實你是可以的，但你要用金磚鋪地，厚滿七尺爲條件，不然我就不賣給你。」

長者立即答應了。他滿懷高興的回家命僕人用象車載金鋪地。太子得到這個意外的消息，立即趕到園中來。

「長者，我的園不能賣給你啊！」太子見了長者提出抗議。

「太子，你不是答應賣給我了嗎？我現在已遵命照辦了，你爲什麼又不賣？」長者誠懇的說。

「我那是和你說着玩的啊！你怎麼就認真了呢

？」太子說。

「太子今日是儲君，他日繼承王位，爲一國之尊，說的話就是聖旨，怎麼可以說玩呢？太子還是尊重前言，賣給我吧！」長者拿出大義說服太子。

「長者爲什麼這樣堅意的要買我的林園呢？」「我因爲要請佛陀來我國說法，必須有這一個地方來建築精舍給佛陀並給他的弟子們安住。」長者說明要買林園的意思。

「佛陀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太子驚奇的問。

「佛陀是一切智者，是世間的明燈，他的教法，是離苦海的寶筏，是直達解脫安樂的正道。」

佛陀從無量劫以來，修一切難行之行，成就了無量的智慧與功德。」

佛陀是難遭難逢的，我們今日能够得見，那不

知是多少生來修種的善根，……」長者極力讚揚佛陀的功德。

太子被長者讚揚佛陀功德的話感動了，遂向長者說道：

「好吧，長者，佛陀既是如此偉大的聖者，你既是如此發心供養，我這個園就算屬於你的好了，但樹你並未盡鋪金，還算是我的，我們兩人共做功德，你施園，我施樹，將來建築精舍的時候，我也幫助。」

一個萬古留名的偉大道場，就在給孤獨長者和祇陀太子二人的協議下成立了起來。這部經就在這個道場中講的，後人結集時，爲紀念他們二人的功德，故合稱祇樹給孤獨園。

我們的聲明

續明
心悟

數月來佛陀全知全能這一問題，在各佛刊上論辯頗烈，這是由於各人所守之立場與看法的不同所致。至於彼此作論的動機，則沒有不是想爲闡揚正理，令人認識佛陀之所以爲佛陀的真相，因而啓發堅強而正確的信心，這一點爲教爲人之心，可以說是是一致的。這是我們互相瞭解的地方，想各讀者們亦能如此瞭解我們。

我們從發表了「再論神佛之分」與「三論佛陀是全知全能」的文章後，最近我們又各作了一篇文章，想爲這一問題作最後結束之討論（一爲「讀三論佛是全知全能以後」——續明作，一爲「答讀三論佛是全知全能以後」——心悟作），本擬於本刊本期同時發表；但後來我們又覺得：我們的作論動機既是相同，我們又何必再爲彼此的看法不同而論辯？我們作這兩篇文章既爲結束此一問題，那何如不發表讓它不結束而結束之爲妙？免得使我們的同道們再爲此不同的論題感到莫可適從；免得使社會人士看了誤會我們教內不和；同時，南亭法師、東初法師亦勸我們罷論。因此，我們都願意收回成作，不予發表，並發願今後再不爲此問題寫一個字，我們並願其他熱心佛教的同道亦如此做，使佛教文化界能呈現出一種祥和的氣象，大家和樂地共爲發揚佛教而努力！

數月的論辯於此終了；但我們爲教的心仍是熱誠的，我們的友誼仍是如故的，爲佛教，爲人群，我們今後更會和合無間的協力以赴！

漫談人生問題

念 生

一七、現階段的文明

我在前文說近幾百年，中國社會多數人對於萬物一體的觀念，業已落伍。落伍二字的解釋，就是在行列裏進行的速度落後，就是說其他民族，對於這個觀念，比較發展而我們不發展。當然所謂其他民族，指世界公認的文明國家而言，在現在的報紙上，就可以找出一些材料證明這項論斷的不誤。

中央日報兒童週刊，四十一年一月八日曾載海如先生所譯的一篇文字，標題是「愛護動物的倡導者亨利·巴格」，同年三月十日，又載復生先生摘譯的一篇文字，標題是「動物的天堂」，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又載蘭英先生所譯的一篇文字，標題是「幸運的文尼」。現在一併抄錄在下面而加以評論：

愛護動物的倡導者亨利·巴格

大約一百年以前的時候，美國城市裏的街車是用馬來拉的，這種街車叫做馬車。一輛馬車坐上幾十個人，由兩匹疲乏的馬緩緩地拉着走，時時刻刻得停下來休息一會兒。

那時候，有一名亨利·巴格人，他很可憐這些拉車的馬兒。他覺得一輛馬車應該用四匹馬來拉，並且覺得每輛車子的乘客太多了，使拉車的馬兒拉不動。

他把這幾件事情對很多人講過，但是沒有一個人聽他的。最後他就決定親自為這件事情來幹一番了。

一個冬天的下午，街上結了冰，寒風吹得很冷，雪花在空中飛舞着，人們工作完畢回家去。亨利·巴格等在一個街角上，等候着乘客的馬車駛來了，他就走到馬車前面，阻住了拉車的馬兒。他對駕馬車的人說他不能在車上載了這麼多的人向前進。

馬車裏的乘客們都從窗口伸頭出來看。馬車後

面的許多各種各樣的車子也都停了下來，駕車的人們狂喊着，揮着鞭子，這條街上的交通整個停頓了。但是亨利·巴格還是阻止住馬車不讓它向前進。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五分，十分，十五分，半小時，一小時過去了。一輛車子也沒有移動。

人們開始走下車來，步行回家去了。他們又寒又冷，又飢餓，又憤怒，急急忙忙地奔回家去。等到車上只剩下一點兒乘客了的時候，巴格先生才讓馬車走了。

當馬車和別的其他各種各樣的車子再開始向前移動的時候，巴格先生也開始走回家去了。他揮舞着手杖，眼睛閃着光，很是快樂的樣子，因為他做了一件好事，並且給了經營馬車業的人一頓很好的教訓。

亨利·巴格是紐約市裏一個造船家的兒子，因此他有機會乘船去遠處的各個國家遊歷。他每到一個地方，就為當地的動物所受到的虐待感到難過。他們的主人們總是不小心，不仁慈的。亨利·巴格愛護一切的動物，他覺得我們人類應該好好地對待所有的動物，他想要教人們仁慈地對待他們的狗，貓，他們的牛馬告驢子。於是他以後的一輩子就都是做着推行愛護動物的運動的工作。

由於亨利·巴格的倡導，和許多人的熱心擁護，過了十幾年以後，在公元一八五六年的四月，美國就通過了一條法律，禁止人民虐待任何動物。後來更建立了一個「仁慈協會」，監督人民遵守這條新法律。

最初的時候，要使人民都遵守這條法律是很困難的事。人們只是嘲笑巴格，並且稱他做一個「老庸人自擾者」，但是巴格先生仍舊幹得很起勁。有一天，亨利·巴格，遇見兩個人駕了一輛貨

車，車上載了幾隻小牛，小牛的四條腿用繩子束在一起。貨車顛動着走，車上的小牛就左右上下地碰撞着，巴格先生看了大發雷霆，把那兩個人從車上拖下來，抓住他們的頸背，使他們兩個人碰了一個重重的響頭。等這輛車再向前走的時候，小牛們就都平平安安地立在車上了。

慢慢地人們覺得對亨利·巴格的工作感到興趣了。他們捐贈金錢幫助他繼續推行他的工作。孩子們更是熱心響應，紛紛把他們少數的糖果費捐出來，因為他們都很愛好動物，也想要盡一份力量來幫助。

後來亨利·巴格為他的「仁慈協會」建了一幢大廈，大門上面有一匹白鐵的大馬。街上設了一個飲水的地方。他說那飲水的地方將永遠充滿新鮮的水，這樣走過這條路的動物就沒有了一個會口渴了。巴格先生還建立了第一座馬兒病院。從此馬兒生了病就可以有地方醫治了。

亨利·巴格先生一生推行愛護動物的工作，終於獲得了世人同情和效法，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繼續實行他的工作了，很多地方都有「愛護動物會」的組織。（臺北也有一個愛護動物協會。）人們漸漸都不再虐待他們的動物。而變為仁慈地對待他們了，動物們假如知有知的話，真不知要怎樣感激那位亨利·巴格先生呢。

動物的天堂

有一天，一隻麻雀在美國米爾基郡一個加油站旁的汽油唧筒上造了一個巢。加油站的主人發現後，不但沒有把它除掉，而且立刻趕製了一把傘，架在唧筒上來保護這所小鳥的新屋。同時他還在唧筒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寫着：

「抱歉得很，這個唧筒現在有母子五位居住，在沒有離開以前，暫停加油。」

這種情形在其他許多地方也許也可以見到，不過在米爾基——美國最愛護動物的城市，這種類似事件特別多。這裏每個星期都是「愛護動物週」，在這全美僅有的特殊城市裏，你可以向當地的動物

愛子看待。有時候，他搖搖擺擺地走到海灘去，讓胡太太把他抱回家。在政府決定文尼送回的時候，胡太太親手把他交給動物看守人，他們把他送到紐約市，在布魯克林動物園裏，暫時地住幾天。牠已經習慣於受人的管理，所以動物園的獸醫師，給牠檢查身體，還有人給他洗澡，牠都沒有表示拒絕。在動物園裏，在簡單的接送與禮節時，加拿大的總領事，預備了一個金銀的薄片，緊圍在牠的頸上，金片上刻着文尼的名字。隨後這隻天鵝，隨同美國放生基金會的正副經理，前往伊威爾瓦飛機場搭乘飛機。最後，文尼被送到加拿大有名的禁止獵鳥的地區。那地區是在安省阿爾斯，克斯威鎮。這是約翰梅因先生創立的地區。

假如牠的受傷部份，能够醫治復原。他們就會把這隻天鵝放走，讓牠回到牠的同伴那邊，飛到牠們的北方家鄉去遊夏。

我們看了這些記載，首先感到的，像外國那些具有動物一體觀念的人，中國雖不能說是無有，但是在群眾反對氣氛之下，決不敢大張旗鼓的作牠所願作的事。因此西洋前謂仁慈協會，放生基金會，禁獵區，愛護動物週，放生日等等，以及前引李石曾先生文內所學反屠主義，戒殺學會，動物之友社等等，決不會在中國產生或建立。不但西洋是這樣，我國東北旅順老鐵山頭，孤伸入海。每年春季，由山東避暑北飛的鳥，因為長途渡海，飛到疲勞，都集中在这个山上休息，因而這山成獵鳥者的目的地。那些飛鳥，因為疲乏之極，沒有逃避餘力，以致各取如獲。當日本租借時期，有人憐憫這些飛鳥，遠飛數千里而就地死地，請准日本當局，劃鳥類棲息之地為永遠禁獵區。（另有一個山名，今已忘記）這是受了日本文化的薰染，否則我們內地廣大區域，何以沒有人設立禁獵區呢？不但日本這樣，俄國總算是落後民族了。除了現在的共產黨，根本反對這一套辦法外。這在帝俄時代，每年有所謂放鳥節，萬人空巷，都去參加放鳥，也發生提倡仁慈的作用。共產政府成立，因為放鳥節是多年習慣

，未敢毅然廢除，當然不如從前興盛了。最近美國人出版的今日世界第五十二三期，有一篇作品，標題是「出籠之鳥」這會提到這事。總而言之，近幾百年來，世界各國民族，對於萬物一體的觀念，的確有顯著的進步，我們則相形見绌。英國鄧祿普見牲畜拖曳鐵車之苦而發明橡膠輪，世界傳為美談。近年我因提殺野犬之惡，提倡使犬避爭，在人生及畜提樹義幾幾幾，沒有一個不響應。但見報紙騰載某處因提殺野犬而殺狗吃肉的宣傳，又四四年三月十三日中央日報，若說我八國言輕，不能引起群眾的注意，中央日報則刊載表西人慈愛動物的事，又何曾有人注意，不但我國不是自古如此，唐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公作碑文，內云：「環境為池，周天布澤，動植依仁，飛潛愛護。」杭州西湖，本是宋朝的放生地，蘇東坡奏西湖不可廢的五項理由，此為其一，奏內曾說「郡人數萬，至於湖上，所沽的毛鱗介以至萬數。」請看這種情形，與西洋各國現在的情形有何不同？為什麼我國現在沒有這類事呢？因為走入歧途的儒教，反對於前，而共產黨反對於後，曾子固罵顏魯公「難於神仙浮屠之說，不啻合於理」，（見前文所引作放生池碑記，即是按罵原因之一。緣曾子固這樣儒者，多而又多，務在毀滅人性而自命衛道，歷代相承至清儒為尤甚，社會受其影響，走入唯物途徑，所以很輕易的受了共產黨的欺騙。而萬物一體之仁，遂不復為人所重視。有人說：「這樣才是進步，像顏魯公蘇東坡那樣話，都是迷信，我說那末前途西洋各國都是迷信？我們認為陳腐而屏棄不齒的，都是人家認為新而提倡進行，是我們不但落伍而且走了相反的方向，這個結果是值得考慮的。不這我所說的落伍及相反方向。持社會廣大集團的普遍觀念而言。若每人天性之仁，正不容易因利害觀念而使之消滅。從前有人夜間捉螢螢，看見兩個螢螢抬着一個八條腿都失去的螢螢逃走，遂立誓終身不食螢螢，這是晚清時代的事，被吳友如畫作風俗畫，現在由一吳友如畫賣」內可以查出。這與前文所引「文尼的幸運」，是相同的故事，

可見中西人的天性是一樣的。又有人說：「西洋人本於天性，我們是信了佛教，所以他們不是迷信。我說如果這事是天然，就不容加以反對，何必問他屬於什麼教呢？西洋也信宗教，其教義並不合於每人的天性，倘無人認為迷信，佛教而適合於每人的天性，更見佛教的偉大。有的人雖然信仰，而僅限於宗教上的利害觀念，但亦可逐漸觸發了天性一體之仁。孔子說：「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若明知其為天性，因其屬於佛教而故意反對，那不但不是門戶之見，而且是意氣之爭了。」

本刊收支報告

六月份

一、入董事費	八五〇〇
一、讀者捐助	一、三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四三七〇
一、前存	九〇一〇
一、共入	三、四八八〇
一、支印費	一、四〇八〇
一、支補用報紙	三二九〇
一、支編校費	二四〇〇
一、支郵資什費	二八九〇
一、共支	二、四七五〇
結存	一、〇一三〇

茲承（恕不稱呼）

一、董事孫清揚捐助二百元，周王清連捐一百元，黃王國通、殷金秀芳、周本澤、張少齊、李觀靈、時本嚴、侯本智、各捐五十元，張觀怡、蔡觀依二人合捐五十元，洪聖一捐一百元。
二、讀者劉惟實、李本慈、何榮桂英各捐一百元。
極樂寺捐港幣一百元。

鳴謝

特此

人生雜誌社

潤智比丘外傳

樂 觀

人性究竟是善抑是惡？古今來多少人爭論這個問題，至今還不得圓滿答案，我想一個人的性情好醜善惡，一半由於先天的秉賦，一半是後天環境所造成，這篇文字所寫的這位潤智比丘，他似乎像我說的這樣一位人物，在今日緬甸僧中，他要算是一個奇蹟，他過去的情形和目前的生活志趣，值得向國內同道介紹一下。

作者 識

潤智比丘，他的原籍是安徽，現年三十二歲，他的父親是個商人，他在六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家鄉，隨着他的父親去到甘肅，他在甘肅長大成人，到十九歲時，他投到甘肅平涼縣一個專以做應赴經懺為活計的小廟出家，據他說他出家的那個小廟，有五十六副經擔放在外面輪流應酬經懺佛事，他的師傅教他學會了「香雲蓋」，「大悲十小咒」，就命他天天跟着師傅們到外面敲「鑼鑼皮」，做應赴僧替他師傅賺錢，日以繼夜的忙個不停，那時他只知道出家人經懺是正當，不知修行，更不知有佛法，這就靠他出家後與的開口奶——佛教給他的教育，他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到民國二十四年間，他聽說江浙一帶地方佛法最盛，經懺佛事最多，於是引發了他「淘金」的幻想，就悄悄地溜出小廟，跑到浙江寧波地方，找到觀宗寺去掛單，觀宗原本是個一半教一半應酬佛事的門庭，他就觀宗討單住下來，他原是個經懺出身，住在觀宗自然還是同一般經懺雜漢鬼混，他說，那時偶爾也隨衆聽講道根法師講經，可是眼睛雖然望着經本，心裡却打妄想，想到今天夜放焰口不知有沒有「紅包」，法師講的佛法，等於耳邊風，生不起興趣。

有一天夜晚，他忽然做了一個惡夢，好像自己坐在焰口臺上，恍惚間又變了，不是焰口臺，是一條鐵路，自己的身體睡臥在鐵道上，再看，前面來了一列火車，看着已經到了身邊，快要被火車壓死，他心裡一嚇就驚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覺得這一個夢不大吉祥，急忙爬起來，去請一位班首師傅的開示，那位班首師傅告訴他說，這個夢境，是墮入地獄之兆，問他平常的念頭對什麼事物最專，他答說，最歡喜的是趕經懺，班首說，不要再趕經懺了，趕快回頭懺悔，他問怎樣懺悔法呢，班首教他好持戒修行，他聽了這話之後，就找了一本「四分戒本」來閱讀，那知喊了幾天「召請」，做了幾天經懺佛事，把四分戒本又忘了，說來也有趣！他雖然不再讀四分戒本，却把那本戒律的書包的好好的放在枕頭旁邊，好像身邊有了這個，就算是持戒修行，不怕墮地獄，也不怕再做惡夢了，仍然照舊同經懺雜漢們鬼混。

到民國三十八年間，共產黨席捲大陸時候，他知道共產黨是不信佛教不要佛教的，是討厭和尚的，於是他就由寧波轉逃到昆明，那時長江一帶雖然都淪陷了，雲南地方還算安靖，他覺得昆明是個安樂土，他到昆明後，就住在佛教會裡，該會理事長定安和尚，看他年青，能說會道，會唱唸，又能寫一筆秀氣的小楷字，因而對他垂青，他住下不幾天，就請他當知客，這樣一來，他的老行當又幹了起來，做了幾個月，覺得像這樣再幹上一兩年，都有個相當的數目，覺得像這樣再幹上一兩年，要幹甚麼都可以，俗語說，「好夢不長」，他正在洋洋得意之時，忽然霹靂一聲，雲南宣佈起義，盧漢叛變，他頭上好像淋了一桶冷水，覺得跑錯了路跑到火坑來了，不逃，難免不送掉這條命根，又逃，在共黨大軍未進昆明時，他就溜出昆明，逃來緬甸。

說起潤智這個人，我問他還有一段不深不淺的笑話，因緣呢！過去我不認識他，還是民國三十九春天，我住在臘戌一家旅館見着他，當我同他見面時，看他長的一副白淨面孔，相貌也很整齊，年齡不大，只有二十多歲，正是青年有為之時，我對他說，這一次的戰爭，並非是內戰，實際是一種國際戰爭，三五年是絕對不會停止的，你既然奔到緬甸來，緬甸是個佛教國家，可以找一個緬甸安居下來，把南傳佛法教理專心探討修學幾年，將來回國對中國佛教也可作點貢獻，也不辜負這次萬里投荒的辛苦，我並且把多年前我去印度時，丁福保居士贈給我的兩句話，「得入寶山非易事，莫教雙手又空歸。」贈送給他，當時我們談的倒也投機，後來為了辦理入境手續，我不會替他繳出五十元罰金，（那時我也在流亡中身邊無多錢）竟引起他的瞋心，恨我入骨，從進拘留所那天起，他就開始對我辱罵，在拘留所十多天，差不多每天要給我上這一課，後來我們一同走進監獄，在獄一月，他照舊上課，出獄以後，同住九谷緣覺寺，他仍然不忘記給我上課，不計晝夜，每天要咒罵我一頓，不用說，連我的祖宗三代都給他罵了，有時聽到人家口裡提到我的名字，他馬上就罵了起來，有時三更夢醒，他也爬起來叫我一頓，正像一個有念頭的修行者，不做這一次功課就不能睡覺似的，我整整被他辱罵了四個多月，每次他罵我，我只是笑笑，我並不是怕人的弱者，（抗戰時我住在重慶，有一天在羅漢寺同幾位同學閑談）華訪說了我一句挖苦話，當時我馬上就打了華訪兩個嘴巴，華訪問道叫什麼，我說這叫五權憲法，至今引為笑談，是怕鬧起來給外國人恥笑，一方面，我對他那種種失去理性的瘋狂行為流涕舉動，認為他是境遇不佳的一種心理變態，非但不與他計較，反而悲憫他，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鍛鍊自己，我把他當作是我的喜知識，所以他辱罵我始終不還一句嘴，默然忍受，確實

在那四個多月中，我領略到忍辱若蜜的滋味，得着相當受用，後來還是緣覺寺的護法看他胡鬧的太不像樣，才叫他離開，這樣我才不上他的課了。

潤智離開緣覺寺不久，我也離開了九谷，去到木姐地方，不期又遇着他，那時我們這一批流亡的中國僧人的道路非常狹窄，很多地方不能去，我只好同幾位中國的老修行住在「擺夷」人的一所破舊茅蓬裡，潤智也住在一起，那時他好像把我上課的事忘了，不再罵我了，可是，他那種乖張的情性依然存在，不問是誰對他有一點不是處，他就把人家罵的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簡直同瘋人一般，應酬的習氣毛病壞到如此程度，誰不厭惡呢？因之我們大家就聯合起來實行對他來個「默損」，都不同他說話，好像沒有他這個人，因為沒有人同他說話，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覺得無聊，於是他打開包袱，把他隨身攜帶的那本「四分戒本」拿出來，天天捧着那本書讀誦，這樣一來，我們大家倒也耳根清淨，不多久，臘戌地方新修了一所中國寺廟——觀音寺，當地一般僑領因慕我的虛名，聯名寫信邀請我去主持觀音寺，我為酬答他們的熱情，就到臘戌去了。

我在臘戌住了大半年，很少與木姐地方同道通信，也就不知道潤智的情況，後來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不適合當住持方丈，對護法施主迎送送出舉緣應酬那一套很不習慣，在觀音誕日那天，我辭去了該寺住持，離開該寺創辦人何馨亭居士一同來到仰光，數月後，聽說潤智也來到仰光，以他過去為人的情形，料想他來仰光無非是來做「鑼鑼皮」，擠鈔票，那曉得不多天他悄悄地鑽進緬甸佛教大學投拜該校校長宇格沙那大師，受了緬甸沙彌戒，又受了比丘戒，披上黃色袈裟，正式當了緬僧，一般認識他的人，聽得這個消息，都覺得詫異，也有人評論說他是一時的神經，當緬僧搞不着錢，那種寂寞清苦的生活，他一定過不了，至多三個月，還是要回到中國寺廟敲「鑼鑼皮」，喊南無，誰也不會料到

這一變，就像中國長期抗戰一樣，一直幹了三年，他在緬甸大住了一個時期，覺得在該校不能學得緬甸佛教真正規律，他就跳了一步，跑到瓦城投入噶哈干達雅寺修學，（該寺為緬甸瑞景派唯一大寺）該寺住僧百餘家，全是瑞景派比丘，瑞景派比丘的律儀生活最嚴肅不遜，比丘絕對不許持用錢鈔，（持銀錢戒）每天托鉢化飯，不用說它，連午非但不許進飲食（全賴各派比丘一律過午不食），連清茶也不許喝，不許吸煙，也不許看電影，潤智就是這樣苦學，一直到現在，他有這種堅持的精神，更是不會料到的啊！我常常這樣想，一個僧青年，要去墮落，做壞人，是不可思議的，假設一旦發起這心要做好人，同樣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立志向學，所以當他進入噶哈干達雅寺時，瓦城華僑互助會會長曹思樓君熱忱作他的護法，現在，他不論走到那裡，都受着人們的愛戴。

上回緬甸舉行「第六次佛經結集大會」，潤智他代表他的師前來仰光參加經會，他來訪我，我同他又再度重逢，這一次同他見面，覺得他的舉止言談思想一切都變了，與從前的潤智完全變成兩個人，我同他在敘談中，知道他在這三年當中，不會白費光陰，學習的經文，已經能夠開報寫作，細語說的亦非常流利，可以翻譯，在經教方面，他確實用了一番苦功，居然把巴利文「四分戒本」同中文的「四分戒本」讀的過背，這證明他的天資聰慧，我問他，「你當初究竟為了什麼想來當緬僧和尚」，他笑答道，「還不是那本四分律嗎」，我說，「恐怕不是簡單吧」？他說，「我仔細的說，原因倒也有好幾種，一，我看到緬僧的戒律行持，托鉢生活，以及他們種種高貴地方，到處受人尊敬，使我受到感動，覺得像他們這樣，才是真的真正和尚生活。二，我們中國趕經懺的和尚，天天為死人忙，送死屍，化小緣修五臟廟，與緬僧比較起來，太下賤了。三，我體會到當初你勸我修學南傳佛法的話

，確實是指導我的光明正路，住在佛國，應當知道佛國情形，應當同緬僧佛教打成一片。四，領悟到我過去所作所為一切思想觀念都是錯的，我不願再走舊路，做佛的罪人，要做佛的忠實弟子，」我又問他，「你將來的目的在什麼地方」？他說，「我的我是有的，只是目前尚在求學之時，且待將來學成之後再說吧」！我聽了他的談話，我心裡生起一種感想，覺得一個僧青年，不怕中途走錯路，也不怕滑倒，只怕不覺悟不回頭，能覺悟回頭的，還是佛門的寶貝，很明顯地三年前的潤智，那簡直是個羅叉，三年後的潤智，變成了一位菩薩，同時我又想到一個墮落的僧青年，他能够回頭與不能回頭，那就要看他有沒有宿根？無疑地，潤智是個有宿根的人，古人說：「良馬見鞭影」，這話是不錯的，馴良的馬，牠見到鞭影，自會走動，用不着打牠，如果是劣性的畜牲，不管你怎樣鞭打牠，也是枉然！當時我向他談笑話，過去我們是連兄連弟，（我們的手連着牽一同走進監獄）現在又同是當了緬僧，托鉢行乞，這個因緣總算不淺，他也笑道這才是真正的「志同道合」。

最近，潤智因病來仰就醫，他病愈後，又鼓勵他的師弟潤量，去受持緬甸佛戒，跟從「瑞景派」一位高僧到下緬甸去當緬僧和尚了，我說他「你自己討飯尚不夠，還要拉人家同你陪伴」，他倒說的有趣得很「我希望全緬甸地方的中國同道，都來搭棚僧袈裟，都來托鉢，他們才知道當和尚的尊貴呢」！他這次來仰，還有一個雄心的企圖，準備進入緬甸政府開辦的「國際佛教大學」去深造，已經進行同該校董事人接洽，校方對他這個要求，表示歡喜，允許考慮，說不定在今年「安居節」前後，他還要大跳一步！在今日緬甸僧人中，潤智算是一個奇峯突出的人物，是個奇蹟，以他的聰慧天資，和這種發憤為雄勇猛精進的精神，是有前途的，但願他永久做個奇蹟！永久做個奇蹟！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同戒錄敘

智 光

佛法僧之興隆，何繫乎？曰：繫於戒定慧；用能葆其師資相承而不墜也。蓋師資相承，必以戒為先，無戒即無以言定慧，而佛法僧，又將安所託哉？故曰法道能弘，必大德僧伽之士。華嚴明法品云：復次於去來今佛，所說之法，所制之戒，皆悉奉持，心不捨離，是故能令佛法僧種，永不斷絕。須知奉行佛戒，即是紹三寶種；秉承戒法，乃名為僧。為僧必具戒法，學習定慧，與隆三寶；則佛子受戒之心，即為佛門升堂入室之基。而世人對於僧伽之毀譽，亦視其戒行之全缺與否；其戒行全者，則敬禮之，其戒行缺者，則厭棄之。因而戒法之輕重，已昭然若揭，無所隱諱矣。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換言之，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斯謂道在人弘，人能弘道耳。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乃臺省有名古刹；善慈長老為開創鼻祖，功績斐然，門下分燈數十處，緇素信仰者衆，可謂光被遐邇者也。今值其圓寂十週紀念，住持德融長老，繼踵先志，重振家聲，擁護戒法，舉行傳戒事儀；以善慈長老為得戒和尚，邀光為獎宣戒法者。光愧德薄學疎，謬膺斯席；惟有竭誠，謹將戒之止、作、持、犯、開、遮等綱要釋之。

梵語毘奈耶，此云調伏，謂調練三業，制伏違非。或云別解說；依持戒法，保任解脫。或云別解說；依持一戒，有一戒之解脫。或云戒律：戒者戒其心，律者律其行；心為發號施令之主動，身為執行履踐之被動，所謂受戒在於心，搭衣表其相耳。且戒有止持、作持、止犯、作犯。止者，先所禁制不許之義；如反倫常，違法律，破戒條，毀教義，皆所不許曰：止即持戒。作者，本所讚頌，應作之義；如孝父母，忠國家，敬師長，護教綱，斯所應作曰：作即持戒。止犯者，遇善不喜，好事中斷曰

，止即犯戒。作犯者，逢惡生歡，甘作惡事曰：作即犯戒。止持作犯，略義如此。更當認識戒之開遮：開者，如過午不食，皮衣不著；然遇身有疾病，或遠行及作重事，或年老山寒，須例外，應著應食。遮者，如根本大戒，是所禁制，絕對無異，不容擬意。夫開遮雖有方便，但不得假借方便而自誤，慎之慎之！

受戒者，應繼續學習定慧，方能識是非，辨邪正，明順逆，則於戒之開、遮、持、犯，應作不應作，有所抉擇。如能戒法純熟，身心自獲安泰。達則雖兼善天下而不誤，窮則將獨善其身而不忘，不誤不怠，庶可漸進賢聖之域矣。

諸戒子等，皆是宿植德本，善緣成熟，故得一時會集於此。雖有出家在家四眾不同，戒條輕重多少不等；而其同發心，同受戒，同立誓弘願，同達心地光明寶戒，大圓覺性妙境則一也。故曰：事得理融，千差攝入而無礙，理融事變，一多緣起之無邊。

今則戒幢高豎，光榮三寶以恒春，慧燈普燃，照耀四生而長明；葉葉流芳，饒餘相續，是有厚望於諸戒子，諸戒子勉之。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智光

道安法師致樂觀法師函

樂觀法師足下：

1 五月二日 手翰，十四日經已奉悉，當時正在患嚴重喘病中，近日方痊，此次喘症重而且久，為時竟達一月，為五年半來最嚴重之第一次也，稽顙之罪，尙祇有以有之！
2 去年曾接玉函，時因課務所繼，已忘所覆，罪

甚！款甚！弟入臺後對海外師友函件，十九疏絕，性情疏懶，一至於此，殊非 足下所料也。

3 足下生活勤靜，時在念中，唯於各佛教雜誌中時讀大著及各種報告文章，私心暗喜而已。

4 穀子齋隨筆，完全符合事實，曾有一長者詞及此事，我加以證明，確實如此，可惜你的隨筆只一篇，我希望你大膽而勇敢地長篇連載寫下去才好，你並非八指頭陀的子孫亦非親故，與締閑無仇恨，此種有價值的歷史回憶，應當多多發掘才對，切不可怕反對而打退堂鼓呀！

5 囑寫駁星洲南洋商報中「八指頭陀的真面目」一文，待搜集資料，當遵命以應，八指頭陀之愛國行動及言論詩集中數不勝數，絕非劉仲英之所能污也。他是王王秋的朋友，並非是王的學生，不過，我不善於打筆墨官司，尤不強于文字，也許集攷材料寄與足下駁之可也。

6 同是天涯零落人，昔年經港，微薄施費，何足掛齒？愧之力多助耳。幸足下能由雲南逃出魔掌到佛國，喜甚！

7 自由中國有八個佛教雜誌，我曾未投一隻字騷，一以不善此道，一因恐惹是非，而佛教青年排版時，發行入蓮航，向我索稿，由臺北市到汐止，不止推遲十次之多，逼得沒有辦法，只好亂扯葛藤，那裡像東西？把它與 足下之大作相較，報汗之至！

8 足下能善用交際，與佛教同人聯絡，使中國佛教情感上之隔膜撕開，殊為難能可貴！希望勇敢地面起法防法師未完之責任。

9 弟現任慈航法師永久紀念委員會主任委員，兼慈航法師全集總審查，又加病喘，每日還要講兩小時課，性情疏懶，遲覆之愆，尙乞原諒。

10 希望能把錫蘭佛教史及泰國佛教史譯成中文本，寄佛青發表，以賞讀者。專覆，並頌

夏 祺 弟道安和南 六月一日 于臺灣

獅山行

程觀心

「獅頭山去過嗎？」每被人問起，我就想到非去一次不可；去專誠拜訪這佛教勝地；不管山坡怎樣的難爬，甚至花幾天工夫。

今春，我到過那裡。

四月四日晨，我和昌從臺北乘平，等火車出發，到了竹南，改乘汽車，兩點多鐘到達獅山腳下，想不到遊人那樣多，原來，正逢春假，好幾個中學團體來此旅行，山門前黑壓壓的擠滿了人。

我們先到小館子吃飯，店主殷勤地招呼：「你們住開善寺好啦！先生和太太可以住一個房間，別的地方可不行。」我一向胆小，正在愁：「深山廟宇不知是什麼樣子，夜裏獨宿一間會害怕吧！」聽了他的建議，很感激他的指點。他替我們雇了孩子拿旅行包，並代領路。

初登山，石級寬闊，坡度小，走來很平順，左首巖壁刻着「佛境同登」四個紅字。崖上林木茂密，濃蔭交蓋。路旁深處，奔泉線在嶙峋的山石間幽咽，却看不清它的行徑。走了一大段平坡，山腰露出綠白相間雕花飛簷，領路的童子說：「那就是開善寺」，右邊藏在林蔭裡的屋宇是勸化堂。經過一座小橋，進入上山陡坡，樹叢陰森，見不到一點陽光，空氣涼爽起來，身上却出汗了。一口氣跑上勸化堂與開善寺分路的亭子，路旁，沿著這座山，一條小徑斜伸向上，路旁大樹盤結着巨蟒似的老藤，使我想到電影上非洲的森林。路盡，迎頭一座壯麗的「淨土門」，精神為之一振，

「同登佛境」以來，算找到了歸宿。

開善寺利用天然岩洞建築，大殿頂脊和走廊加附洞外，上面雕刻綠白二色瓷質的飛龍，佛像，顯得精巧雅緻。巖頂一簇翠竹，靈秀之氣，充塞其間。大殿內部寬宏，正中三尊佛的西方三聖，莊嚴慈靜，佛前兩瓶杜鵑花已枯萎了，香火冷落，這兒沒有出家僧衆，也不知誰是廟主。似乎只落得個佛寺的虛名罷了。

簷下，花樑雕棟之間，築滿了燕子巢，無數雙紫黑的翅膀，在空中畫着圈子，倏忽，又如一片落葉，紛紛落在它們各自的家門，那一片呢喃軟語，充滿了人情味。它們托庇佛恩，住在這兒一定很久遠了吧？

我們將住房，行李安排好，才四點多，我提議出去走走。看遊山指南：到「望月亭」只消半點鐘。這一段全是直昇上坡，愈高愈陡，穿過山林的心胸，四周為密林包圍，看不出什麼風景。只是一些粗壯的竹子，根在山脚，頂在山腰，節與節的距離，六七尺遠，真是像觀。林中時時飄來沁人心脾的幽香，不知是花香，還是藥芽的香？有些樹的嫩葉，竟是殷紅發亮，也有嬌黃的，襯在綠蔭，很是起眼，諒深秋的霜葉也趕不上這般好看。

快到山頂，後面來了一位年青比丘尼，挑着兩大包蔬菜，她兩頰泛紅，額上滲出汗粒，腳又酸又快，馬上跑向前面去了，我們竟空手落後，實在慚愧！到了一個茶棚，喝一碗甜開水，再往上走，那位比丘尼恐怕早到了元光寺了。

望月亭是獅山最高處，亭前十數

步的所在，下臨深谷，在此眺望；氣勢遼闊，不同的角度，各有妙處。向西；一線遠山斷處，海波閃爍，雲山混淆。前方；層層峰巒，散佈點點田疇和村舍，一彎銀亮的河流，潑潑其間，水流夾帶人聲，雞啼，聽來遙遠而嘈雜。蒼鷹叫着嘶啞的尖音，往遠處，谷的樹頂，盤旋不已。近處的樹上，靜寂，也有一隻鳥咕咕的喊，想喊破山的靜寂？我癡癡的凝望，不知呆了多久；彷彿踏出世間，才懂得了靜觀世間的悠閒！

昌催我走，走了一節下坡，到元光寺，大殿就是獅岩洞，我進殿禮佛，正在畫佛像，不敢打擾，一位法師臨別，他着忙拿了海潮音、人生菩提樹送我。他們這種隨時注意宏法的精神，使我欽佩！回開善寺，雖是下坡，腿裏得發抖了。晚餐的素菜豐盛，特別感到飽，晚餐，有個孩子爬上走廊的木梯，將高懸的一隻蠟，敲了幾分鐘，轟轟然一陣沉雷，震撼了整個山林。這是一開善寺「遺留下僅有的一點禮佛儀規吧？雖無「晨鐘」，早晚上的課誦，我欣慰尚能聽到這大重的暮鼓！

這夜，寺中住一百多學生，唱歌吵鬧，久久不睡，我們住右樓小房，通乾電的五支光的灯泡，暗紅如一粒火種，數尺以外，就看不見了，被褥很厚很硬，蓋在身上，像套在一層殼子裡。

隔壁住了三個孩子，專招呼客人的，他們整晚角力打架。

翌晨，天氣晴朗，晨霧消盡，山景越發清新了，鳥兒盡情高歌，管鳴迴盪，此呼彼應。我先進佛殿上香禮拜，坐在正中的蒲墊做早課。這是難得的境界，相好像嚴的聖像高個蓮座

的，低眉垂視，淨而又靜，「我」孤獨而渺小。打掃殿堂的老者，給每個香爐草率的拂上一枝香，好奇的看看我，慢慢的退出。

我們這天的計劃，直到水簾洞，宿開善寺。於是又登上昨天望月亭，路，走的是第二次，似乎省力些，也近了些。昌哼着歌，按着拍子走，不知不覺的忘了吃勁。山裏的石徑上，到處是泡泡糖紙，橘子皮，混雜着落葉。我嘆遊人替清淨的山林，平添了垃圾，破壞了幽靜。

一批批學生結隊而行，他們不管上山下山都比我們走得快，不出幾分鐘，跑得看不見了，我們永久落在闕無一人的山徑。

進了元光寺，轉入後山。愈走，愈下。高山叢林消失。林間，田園，遠山又是一番開朗境界。順着山沿，迂迴曲折。往往兩轉遞一叢樹，確鼻子來到廟宇的殿前。真是妙得很；相密藏在林蔭背後，先是一點不露色，相的時候，突然，面前出現一座金碧輝煌的寶殿。海會寺和靈巖洞就是這樣的手法出現的，給你一份意外的驚喜！中午到靈巖洞，正值尼衆佛前上供，梵唱清越，儀態肅肅。悠沉的鐘聲伴奏着林間的松濤，我羨慕這修行

的好所在！

我們每到一寺，必進去上香，禮拜，寫一點功德。也許是遊人太多吧，有些廟宇的比丘尼，忙得做不來，開汽水，賣紀念品。大殿佛前，倒無人理會。

還有種種現象，一班輕慢佛教，斥責迷信的人，對於求籤問卜，特具熱心。我親見些學生，遊人，既無恭敬誠意，偏要在佛前問佳運，以換彩心理抽籤。（未完）

遠足記

李志榮

五月二十三日，在微雨紛飛之下，臺北佛青同修會同人舉行了第一次前所未有的郊外集會。雖然那天公不肯作美，毛雨霏霏不停，但擋不住佛青們的熱情和勇往直前的決心：相反的，大家在雨中反而覺得雨是快樂的，雨是清涼的，雨可以濯淨我們的身心！雨可以給我們帶進晶瑩智慧的世界！我們對於雨的啓示，實在太興奮了。

是早晨的八句半鐘吧，我們幾十位的青年會友，在會長心然法師的率領下，懷着無限快樂的心情，與雨爲友的心理，由臺北橋輕快的登上二輪的客車，我們就在車聲輪轉中向目的地——內湖——出發。

在車廂裏，我們穿過五花十色的都市，沿着一如如畫的基隆河前進，霧中的遠山，雨中的田野，也都像如飛的迎來如飛的退去，令人想起佛陀昔日在尼連禪河雪山上修道的情形，我們面對這一片的大自然，怎麼不加深一層的嚮往！

慢慢的沈思的氣氛籠罩了全車，大家彷彿在雲霧裏浮沉着，飄搖着：倏然，車身一個震盪，聽到車掌小姐喊「內湖到了」！這才驚破我們的幻覺！

下了車，即在濛濛的雨中並肩接踵的踏上左邊的公路，不久又轉到田野中的曲徑去，我們一路上有談有笑有唱歌有吹奏口琴；雖然這樣，我們仍端莊的保有佛教青年應有的風度；

我們的目標是指向那遙遠看不到的金龍寺。

這時濛濛的雨已變成了疏疏的細雨，近處的田野鋪滿了無數銀色晶亮的小珍珠，遙遠的山間像是罩上一層縹緲的薄紗；路旁的水牛在邊邊的踏着腳步，田裏的青娃有節拍的唱着歌聲，雖然細雨又緊緊的變爲大雨，但我們仍由衷的感到這大自然的美麗，我們都不約而同的默然地欣賞着，像是觸到真理的邊沿。

這時，法師回頭對我們說：「這是真理啊，我們愈沈默才愈能感悟到它！這是法雨啊，它愈大才愈能洗淨我們身心的熱惱！」是的，我們此時的確由這清涼的雨境，引起了無數的感悟！由感悟而帶來無限清涼涼爽的快乐！法師說的話確是有很深的意味。

漸漸我們沿着山麓走去，開始上登泥濘的山坡，這時除了涼風清雨不時的在歡迎我們，和不時的聽到遠處瀑布的溪聲外，山中的一切，都是那樣靜寂！好像它底神祕正期待着我們去揭開的樣子，至此，我們的心情又浸盪在另一個清新的世界了。

不久，抬頭一望，山中的一金龍寺——已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先行的會友大聲的喊着：「到了！到了！」！後面的會友們像加了油似的一湧而上，雖然個個都淋濕了全身，但大家的精神仍是萬分興奮和愉快！

安置好旅行物品後，就由法師領導我們在大殿上舉行神聖的敬禮儀式，在儀式裏我們的身心像在廣大光明的境域，又像在慈愛母親的懷裏是那樣的溫暖！是那樣的安穩！我們真說不出當時那種神聖而感人的氣氛。

接着，法師很愉快的帶領我們去欣賞寺外的全景，我們都高興的跟隨着。

金龍寺是一座新建不久的道場，它除尚在建築動工之外，現在只有頗爲堂皇的大雄寶殿和殿前的廣庭，以及右方新起的客廳，我們一行很快的就將內部參觀了一遍。

金龍寺的四周是環繞着層層的峰巒，尤其左右兩方的山峰是特別的高峻而雄偉！傳說左面是象徵文殊菩薩的獅子，右面是象徵普賢菩薩的白象；在這左右之前的是那蜿蜒如蛇的通往臺北的公路；最有趣的是遙遠的山峰嬌羞的躲在雲雨之中，好像故意表示着大自然含蘊着無盡的美！真使我們觀賞不已！

午飯後，雨仍連綿不止，計劃中的尋探幽處和靜聽流水皆無法實現，因而，大家即在殿前的廣庭中舉行了第二步的遊藝會，自然這雖稱爲「遊藝」，而仍充分含蓄着我們「佛教」的氣氛。

遊藝會中重要的有「衆生相」——數羅漢——「念佛珠」等各項的節目令人極感興趣！會長然法師也曾因數到第十八的羅漢，被我們大家敬了兩杯的熱茶。

「快樂中的時間是短的」這句話真是確實！我們在歡悅的遊藝會裏不

覺得有多大的時間，什麼時候雨止天霽日將西垂還不知道，後經一位會友的提醒，大家才告結束。

這時法師又領我們到大殿上舉行辭別的新禮儀式，在儀式中法師告訴我們許多關於「佛教不離生活，在生活中要求覺悟」的話，使我們的此行，不僅有興趣而且還得了許多寶貴的智慧。

於是我們在歡聲悠揚中踏上了歸途。

燈塔

微雲

暴風雨的夜裏，
黑暗的海洋，
飄泊着三兩扁舟，
海水像一頭兇狠的野獸，
前路茫茫，
苦熬了孤舟的舵手！

空中不再有明媚月光，
也消失了閃爍的星光，
只有那遙遠的燈塔，
放射出一線的光芒，
在那暴風雨的當中，
指示着航程的方向。

× × ×
人生的旅程，
就是風雨夜中的扁舟，
唯一的指南，
就是佛陀底燈塔，
它不但指示途途者以方向，
也將使沉淪的獲救。

× × ×
朋友！勇敢地，
依着佛陀底燈塔前進吧！
在生命的航程中，
你將獲得無盡的幸福，快樂與自由！

值得紀念的日子

波 濤

是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窗外的天空還是烏黑的，多少兒兒向在睡鄉中做着甜蜜的美夢。

年青聰明的明俊，却在夢鄉中被他的父親林公允先生在佛堂裡誦經的聲音驚醒了。他以為是天亮了，遂睜開惺忪的眼睛轉身向窗外望了一望，啊！天還沒有亮呢。「爸爸真有耐性！這麼早就起來誦他的什麼寶貴的經，把人家的好覺都打醒了。」他抱怨地自言自語着。

他再睡一會兒，然而翻來覆去，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許多思想像長江的波浪一般從他的心底湧上來，他想：爸爸不是一個沒有學問的人呀，為什麼居然也同一般愚夫愚婦的迷信起佛教呢？他不是常常給我講許多科學的理論嗎？想不到具有這麼多科學知識頭腦的人，也會自願地去做迷信的宗教信徒，我真替爸爸可惜！

這時，佛堂中的佛聲又從空中傳到明俊的耳鼓裡來，使他感到煩燥，心中又反覆地想：念佛，這念的有什麼用？佛在那裡？能夠請他來給我看看嗎？爸爸說念佛可以清心，死後又可以往生極樂世界，但心是什麼？居在何處？心不過是物質的反映作用罷了，何曾有獨立的心？人死了就同火滅掉一般，那有什麼靈魂可以往生極樂世界？迷信！迷信！全是迷信！爸爸還時常勸我信佛，他不知道我現在還要勸他不要迷信佛教了呢。

窗外的天大亮了，鳥兒已在枝頭上跳來跳去，支支喳喳地唱着歌兒了。無情的時間不能讓他再躺着胡思亂想下去，他祇得悶悶地翻身起來，披衣漱洗去了。

吃早飯的時候，他不像往日一樣，吃得很快，又吃的很多，祇是端着飯碗無精打采地慢慢地扒着，兩隻眼睛無所視的直瞪着。

「俊兒，你怎麼啦？是有什麼不舒服嗎？」他

的媽媽林太太看他今天的神色有點異樣，以為他有病，所以很關心地問他。

「沒有，媽！」他若有所思地回答。

這時他的爸爸也向他注視了：「俊兒！你既是不舒服，那末總是有什麼心事吧？不然為什麼這樣呆呆地瞪着眼睛呢？有什麼心事儘管告訴爸爸，不要鬱在心裡，那是會損害身體的。」林先生真是愛子心切，不愧是個好父親。

明俊把端在手上的飯碗放到桌上，轉頭向他的父親：

「爸爸！我沒有病，也沒有心事，只是有一個想不瞭解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他底爸爸覺得很奇怪，便搶着問。

「爸爸！您不是常常都講許多科學的道理給我聽嗎？」

「是嘛，怎麼？難道我講的有不對嗎？」明俊的爸爸睜大了眼注視着他，現出滿臉疑雲。

「不！」明俊凝了一會說：「爸爸！您為什麼也信仰佛教呢？佛教不是迷信的，與科學不合的嗎？」

「噢！你說想不瞭解的問題就是這個啊，哈哈！他底爸爸知道了他的心意之後，剛才莫明其妙的疑團頓釋，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俊兒！」他的媽媽喊了他一聲說：「你還年輕，懂的還少，你不知道佛教的高深好處，和一般沒有研究佛法的人一樣，以為佛教是迷信的，不合科學的，這種觀念完全是錯誤的！你看你爸爸是懂得科學的人，居然也信仰了佛教，是很奇怪的，其實得科學的人，越會信仰佛教的，這，等

將來知識增高的時候，自然就會知道的。媽以前也和你一樣，後來常聽你爸爸講，才知道佛教確

是偉大高深的！你以後要請你爸爸多多把佛教教理講給你聽，不可同一般淺俗的人一樣，隨便批評佛教是迷信，自塞自己向善向真理的正道。」

明俊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他的媽媽，所以只是凝思着。

「俊兒！你聽你媽媽的話是多麼明白呀！」他的爸爸高興地稱讚着他底媽媽的話。

明俊仍想不出適當的話說，他在心中只是這樣的想：媽說越懂得科學的人越會信仰佛教，又說我不知道佛教的高深好處，在我看這祇是媽對佛教偏見的話，佛教有什麼高深好處？只不過像爸爸平常所說的什麼「清心」和「往生極樂世界」等一些迷信的話而已。

「俊兒！」他的媽媽看他祇是呆想，竟忘掉吃飯，便提醒他說：「你吃飯吧，有問題等吃飽飯後再和你爸爸討論還不遲呢。」

於是明俊即把桌上的飯碗重端了起來，三口做兩口的把半碗飯扒到肚裡去了。他把碗筷一放下，就到他的書房去。他坐在一張沙發椅子上，想，不久，他的爸爸也吃飽飯到書房來了。

這時，東方的太陽正把它底和暖的光輝從窗口伸進到這小而雅緻的書房中來，照在雪白的灰壁上，書房中益顯得光亮。這書房的窗外是一片滿是青草的空地，早晨的新鮮空氣，便不斷地從窗外洋溢進來，使在裡面坐着的人覺得特別愉快。

明俊還是低着頭在沉思着。而他的爸爸則坐在書桌前的藤椅上，點着一支煙在慢慢地抽着，一陣陣灰白色的煙氣從他口中吹出來在空中縹緲個不停，他的精神顯然是很輕鬆自得的。

明俊抬起了頭，兩眼靜靜的凝望着他底爸爸，他覺得他爸爸的神情是很自在的，並覺得他爸爸的臉上祇是顯露着智慧的光輝，找不出有絲毫迷信的色彩。於是他心中又暗暗地這樣想：爸爸的信仰佛教，也許是有他的道理，他是一個極明白的人，何至於迷信？然而，我總是不相信的，我看不出信仰佛教有什麼好處，念佛、誦經只是徒費許多寶貴的

時間而已。我還是想辦法勸爸爸不要信仰佛教，把他早晚誦經念佛的時間拿來睡覺養精神好。……

「俊兒！你還在想什麼？」他的爸爸打斷了他的思想，「你今早為什麼忽然會想起問我信仰佛教的問題呢？」

明俊稍為凝想了一下，就慢慢地回答道：「因為您早晨誦經念佛的聲音把我從夢中驚醒起來了，因此，觸我想到爸爸何以要信仰佛教的問題。」

「俊兒！」他爸爸把吸剩下的煙蒂擲到煙缸裡去後，輕輕地嘆了口氣：「你沉迷在睡夢之中，我的誦經念佛的聲音把你驚醒了過來，這正顯示誦經念佛有啟發的作用，你應該從這個啟示中認識佛教的意義才對，何以反而認為佛教是迷信的呢？真是小孩子！」

明俊對他爸爸的這些含有深意的話語，一時還未能領會，反而認為是他爸爸的強辯，所以很以為然；但他並沒有把這種意思說出來。他想：爸爸的這些強辯的話，我姑且不同他辯；我只請問他自己誦經念佛有什麼好處就好了。他主意既定，遂這樣說道：

「爸爸！您的這些含有哲學意味的話，我不大懂，所以我不想發表我的意見，我只請問爸爸誦經念佛有何意義？」

「你要問這個嗎？那很好！」他爸爸說：「我本來很早就想講一點佛教的道理給你聽的，但因為：一方面看你的功課很忙，另一方面覺得你對於接近佛教的因緣還未到，所以一直沒有講。現在，也許是你接近佛教的因緣到了，才使你想起來問我這個問題。……」

「不！爸爸！我並不是想要接近佛教而來問您的，我實覺得佛教是迷信的，爸爸信仰佛教實在沒有意思，我今天來問這個問題是勸爸爸不要信仰佛教的。」明俊覺得他爸爸的話和他發問的意思完全相反，遂搶着把自己的本意發表出來。

「孩子！你不懂！」他爸爸說：「佛經上說，凡是肯對佛教問題發問的，不管他是信的什麼意思，都是顯示他接近佛教的因緣將要成熟了，這話我是深信的。」

我的信仰佛教，就是由於一次我存着惡意和一位法師辯論而起的。我那時用很難聽的話去諷刺佛教，抄苦那位法師，可是那位法師却很慈和的高興的向我詳細解釋開導，沒有一點不愉快的表示，他這樣一來，倒使我覺得很慚愧！同時也使我覺得很奇怪！我想：他為什麼不會覺得我的話難聽而生氣，反而高興地向我解釋開導呢？於是我就好奇的問他什麼理由，他說：『我看你對佛教的因緣將成熟了，不久的將來你一定成為佛教的忠實信徒的。你以為你今天是來諷刺佛教嗎？其實在我看，毋寧說你今天是來開導你進入佛教之門的。』這話我當時並不相信，可是後來的事實却確是如此。孩子！你今天的這情形恰與我那時的相類似，因此，我知道你接近佛教的時機快到了。」

「爸爸！我今天的情形與你那時的決不相同！」明俊對他爸爸的話表示不以為然，「我沒有一點要接近佛教的意思，不但如此，而且我還很不贊同爸爸信仰佛教呢。」

「你不要說不贊同我信仰佛教的話，我看你不久也要像我一樣的成為一個忠實的佛教徒呢。」他爸爸好像有先見之明的肯定的說。

「爸爸！我決不會的！因為我腦筋中沒有一點佛教的好印象。」明俊也很肯定的回答。

「孩子！你一定會的！」他爸爸的臉上呈現着自得的微笑。「我看你對佛教信仰的種子已在開始萌芽了，一俟我把你這最後障礙你信仰種子生長的成見觀念去除之後，你的信心就會像雨後春筍般茁長起來的。」

明俊還是不以他爸爸的話為然。在他的心中總

是認為自己是決不會信仰佛教的。這時他已不耐煩再聽他爸爸說他會信仰佛教的話了。同時他並覺得話題也愈扯愈遠，應該回到自己所問的問題上來，於是便對他爸爸這樣說：

「爸爸！我看還是不需要再討論我會不會信仰佛教的問題了；您還是告訴我您誦經念佛有什麼意義吧！」

「好的，好的！」他爸爸說：「橫豎你將來的事實會證明我的話是不錯的，我又何必再費唇舌呢？現在我的話就回到你所問的原問題上去吧。念佛、誦經，這是人生的一種最高的修養，也是人生的一種最高的享受，孩子！這其中的好處，實不是你局外人所能知道的。……」

「但是，爸爸！你說的修養、享受，這都不過是個人的感覺而已，與人類、國家、社會有什麼裨益呢？」明俊的意思以為無論什麼東西，都要與人類、國家、社會有裨益的才算有好處，不然的話，所謂好處，只是個人偏見的錯覺而已。所以他一聽到他爸爸說念佛誦經是人生的一種最高的修養和享受，就以這只是個人的感覺與人類、國家、社會並無好處，於是便搶着發表他不能贊同的意見。

明俊雖然是一個聰明的青年人，但因他的學識和經驗都不夠豐富，所以在思想上便難免簡單幼稚些。他雖然知道人類、國家和社會利益的重要，然而他却不知道個人的修養是更重要的。個人是人類、國家和社會底組成的一份子，個個如果不修養，一天到晚盡是鈎心鬭角，胡作妄為，那人類、國家和社會且將危殆不安，還有什麼利益可談？這一點明俊都不會想到。

至於明俊的爸爸，則是一位極其明達事理的人，他深知一個人要想為國家社會謀福利，必須先能修養自己，所謂能自利然後方能利他，所以他的念佛、誦經，不是消極的為己，正是積極的為人。（未完。待續）

釋迦牟尼佛傳

摩訶

三一 淨飯大王的逝世

佛陀在祖國逗留約三個月左右的時候，然後他就帶領弟子回祇園精舍說法，經過數年，又再回到王舍城靈鷲山的竹林精舍去安居。

在北方有舍衛國的祇園精舍，在南方有靈鷲山精舍和竹林精舍，這都是佛陀經常說法的地方。大乘的聖典中，如勝鬘夫人經、阿彌陀經、金剛經等，都是在舍衛國祇園精舍說的，般若經、法華經、無量壽經等，都是在王舍城靈鷲山說的。

佛陀作有系統的說法，大都在夏天安居的時候，因為在夏天約九十日時間的雨季，不便到外面去乞化度生，佛陀就集合各方弟子於一處，講述修行的法門，以及宇宙人生的真理，後來大乘經典的結集，大都是佛陀夏天時所說的言教。

佛陀離開祖國以後，到處宣揚得救的福音，時光迅速，數年以後，當佛陀在靈鷲山度過一個安居期，有一天，佛陀安住在寂靜的涅槃境界中，忽然心中希奇的發生一件很悲哀的思緒，佛陀就預料到淨飯大王的患病，這是事實，佛陀是知道過去現在未來的大覺完人。不久，淨飯大王派遣使者來求見佛陀，報告他的病體非常沉重，希望能再見一見佛陀。佛陀得悉父王的病狀後，沒有耽擱，簡單的吩

咐諸弟子之後，馬上就帶領難陀、阿難、羅睺羅等諸弟子趕奔迦毘羅衛國而來。

佛陀進入宮殿，淨飯大王的病雖然危險，但他的意識尚清，他見到佛陀回來，悲哀的微笑著，慢慢的伸出手掌，佛陀默默的上前握着，佛陀的眼眶中，好像也浮著一滴晶瑩的淚珠。難陀綴泣著，阿難和羅睺羅等都流著眼淚，宮女則都一個個的放聲大哭。

淨飯大王輕微的說道：

「你們不要這麼悲哀，佛陀說過諸行無常是本然的狀態，現在我已經感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太子成就天上人間最尊貴的佛陀，他送了永生的本願。我不但引為榮耀，我也因此獲得很大的安樂。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後，我不能再見到佛陀一眼，我好像見到死後的光明！」

淨飯大王合著掌，含著笑，就這麼逝世了。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耶輸陀羅妃，哭得非常利害，難陀和羅睺羅等忘記了難為情，也放聲大哭。

佛陀默然的，嚴肅的見著父王逝世，衆生雖然各各都受著自業的支配，但以佛陀的威德，淨飯大王也能少分的進入到涅槃的境界。淨飯大王的遺體，用香油沐浴，

用高貴的布帛纏著身體，收殮後，棺上裝飾著寶石，安置在宮殿的正中，四週圍著真珠的帳幕，帳幕旁散著各色的鮮花。佛陀和難陀在棺前守護，阿難和羅睺羅在棺後守護。

在守通夜的時候，難陀對佛陀要求道：

「佛陀！明天出殯的時候，請你允許我為父王擔棺」。

阿難、羅睺羅，聽後也同樣的向佛陀要求。

佛陀回答道：

「很好！我也要擔一分」。

淨飯大王的葬式，非常的莊嚴，那是不用再說，並且布施甚多的財寶，救濟貧窮的人。

全國的人民得悉國主淨飯大王的逝世，都非常的震悼，當淨飯大王出殯的這一天，大家見到成就正覺的佛陀也為父王擔負棺木，往火葬場走去，他們都感動得流下眼淚，跪在路旁不停的禮拜。

淨飯大王在世的時候，迦毘羅國的四鄰就已處處下隱憂，舍衛國的興起，實在是迦毘羅國的一個大大的威脅，佛陀因恐有權繼位的難陀，沉迷女色，意志薄弱，以及年幼的羅睺羅，不堪擔負與國的大任，所以佛陀都接引他們出家了。現在淨飯大王逝世，全國無主，人心惶惶，都希望早一點能有一位英勇賢明的人來繼承王位。

位。

釋迦族中，有一位英武的大將，名叫摩訶那摩，大家都同意他來攝政，佛陀非常的歡喜，匆匆的領著親隨的弟子告別迦毘羅城，暫住在城外的尼拘陀林。

摩訶那摩繼承迦毘羅國的攝政，致使一時尚能維持小康的局面，至於迦毘羅國未來的悲運，仍然是無法避免的。

三二 女子的出家

佛陀暫住在尼拘陀林中，有一天，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帶領約五百人之多的釋迦種族中的女人，到尼拘陀林中拜訪佛陀，並以兩件新織的衣服供奉給佛陀。

佛陀接受下來以後，對她說：「我來替你施僧，以此布施的功德，你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果報」。

「不！佛陀！」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說：「這兩件衣服是為佛陀著的，請你收下，我希望你要自己來穿」。

佛陀因為對方是自己的姨母，不好過分的拒絕，就讓步說道：

「施僧是有很大的功德，我也是僧中一名，接受你的一件，另一件我來為你布施給別人」。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見佛陀承諾接受一件以後，沒有再說什麼，但她又再進一步的提出問題來要求佛陀道：

「佛陀！我願你能承允我一事，就是讓我們女人也能依照正法出家，求受具足戒。」

佛陀聽後，不假思索，堅決的拒絕道：

「你這個要求我不能承認，請你也不要這麼想和這麼說。過去的諸佛，都不允許女人出家。女人在家學道，披髮裝束，勤行精進，是可以得到正覺的，但不可以出家。未來的佛陀，他們一定也是實行這個法制。你能奉行我的教法，你就在家中修行，正覺的果，是不分在家與出家的。」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對佛陀的答覆，甚感不能滿足，她曾三度的請求，都給佛陀三度的拒絕。每當佛陀拒絕的時候，她就哭泣，五百女人也陪著哭泣。哭聲震動原野，淚水像秋雨點滴不停。

佛陀怕她們再來糾纏，因此即帶領弟子經摩提尼精舍去教化。

這時，佛陀在教化的區域中，甚多的精舍或講堂都順利的建築起來。鹿母講堂等都相繼完成。

女人心中所發出的一念，不是簡單的就可以拒絕的，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聽到佛陀行化到摩提尼精舍的時候，她和五百志同道合的女人商談以後，立定最大的決心，把頭髮剃去，披起袈裟，向摩提尼精舍追逐佛陀。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五百女人到達摩提尼精舍的時候，疲倦的坐在門外休息，恰巧此刻什麼也不知道的阿難從裏面出來，他見到她們女人都把頭髮剃去，感到十二分的驚奇！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見到阿難時，雖然疲倦，但她站起來對阿難說道：

「阿難！你來得正好，你能知道我們此刻的處境和我們的心，我們拜託你去見佛陀，告訴他說我們來了，希望要盡心的對佛陀說請他收留我們做弟子，否則，我們就死在這裡也不回去。」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說著哭著，阿難也不忍心的流著同情的眼淚，他對她們說道：

「你們安心，你不要說，我看到你們的情形，心中就異常難過，你們稍坐一會，我一定盡心把你們的意思傳達給佛陀。」

年青的阿難生起對這一群女人的同情心，俠義心，但他不懂得女人的心，更不知道佛陀的心，佛陀的法制。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見到阿難肯出力幫忙，叩頭作揖的千恩萬謝。

阿難走到佛陀的座前，為了女人的事，他很感到難以啓口，可是終於鼓大了勇氣說道：

「佛陀！有一件事我想要報告佛陀，並請佛陀的指示，就是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帶領五百女人已經來到門口了。」

「她們不是為請法來的，你去替我拒絕她們！」

「佛陀！她們已經把頭髮都剃去了，像是要作比丘尼的樣子，我知道佛陀的教團中沒有比丘尼的制度，但她們說，佛陀拒絕她們，她們也不肯回去，我看她們實在可憐得很。」

「我也可憐她們，但我更可憐一切衆生，更要正法永傳，無論怎麼樣

你還是去回絕她們好。」

別人都可以回絕她，但對方是佛陀的姨母，有幸苦撫育佛陀的恩德，我是怎樣也不忍心去拒絕她們，假使佛陀一定要拒絕的話，可能會發生很不幸的後果。」

我的僧團中，是不能忘懷她的恩德，但是阿難見到佛陀這麼堅決不允許，而且佛陀反覆的申說僧團中不能讓女人加入的理由，阿難低頭沉思，不敢再向佛陀有所表示，但他又想到摩訶波闍波提夫人以及那可憐的五百女人，她們的愁容，她們的哭聲，而且自己承認他們盡心向佛陀要求，他不能再向佛陀說道：

「佛陀！你說僧團中不讓女人加入，難道佛陀的教法中有男女的區別嗎？」

佛陀耐心的向阿難解釋道：

「阿難！我的教法中沒有男女的區別，當初我才成道時就說過一切衆生皆可以成佛的話，佛法是不簡別任何人的。我不但說男女應該平等，而且我更說一切衆生都是平等。不過，雖然這是這麼說，你也知道我的教法仍是以人類為本。在人為本的立場上說，無論是男子或女人，修功德，智慧，自利利人，斷除煩惱，都是一樣可以證得聖果的。當我在祇園精舍說法的時候，波斯匿王和末利王妃的愛女勝曼夫人，她修學我指示的教法，她能說非常深奧，圓滿，究竟的法理。妙慧童子只有八歲，她了解我的教法也並不亞於別人。我在第一年傳道的時候，我就接受耶古母親的皈依，做

在家的優婆塞弟子。

阿難，你要知道修學我的教法，不一定要出家。就是我所現的出家相，這也不過是適應時代文明而權巧的示現，這並不是我佛陀的真實相。當然我也知道像姨母這樣的女子出家，將來一定能成為有德的大丈夫，證得尊貴的聖果，不虛是為著未來的教法，開放女子加入僧團的例子，好像良田中生長了稗草，是傷害收穫的。想到這裡，所以我不能允許女人出家。」

阿難聆聽佛陀說後，頂禮流淚說道：

「佛陀！難道你忍心見她們白白的死去，而不伸出援救之手嗎？」

佛陀很感到難以應付，佛陀知道這是衆緣和共業的關係，佛陀沉默一會，像是不不得已的向阿難說道：

「實在是沒有辦法，你去叫她們來吧！」

佛陀的慈命一出，阿難歡喜得急急忙忙的出去傳報這個喜訊。

佛陀用沉默的眼光看阿難走後，跟平常不一樣的佛陀，像是一個掛心。

五百個女人，聽說佛陀准予接見她們，歡歡喜喜的由摩訶波闍波提夫人領先，來參見佛陀，她們雖然細語低聲的說著話，但那聲音中是傍若無人的樣子。

當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五百女人參見佛陀的時候，知道佛陀的心的人只有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等數人，他們苦著臉皺著眉，另外的人都很歡喜高興。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五百女人跪在佛陀的座前，頂禮說道：

「慈悲的佛陀，我們像遊子回到故鄉，像盲人見到太陽，謝謝你，我們沒有比佛陀允許我們出家的再高興。」

「你們要加入我的教團出家，必須需要奉行八個條件。」

「無論什麼條件，我們都會遵守，敬請佛陀放心。」

佛陀威嚴的講說八敬法道：

「第一，做比丘尼的應當依止比丘求受具足戒。」

第二，做比丘尼的應當於每月月半往比丘衆所，依其布薩，受其教誡。」

第三，做比丘尼的應當往比丘衆所，受雨安居，若住所附近無比丘，比丘尼不得受夏座。」

第四，做比丘尼的不得舉比丘之罪，說其過失，比丘得檢舉比丘尼之過。」

第五，做比丘尼的若犯誹謗罪時，應於半月內，在二部衆中自行請罪。」

第六，做比丘尼的求受具足大戒雖至百歲，應當向始受具足比丘恭敬頂禮，承事合掌。」

第七，做比丘尼的安居以後，得於比丘衆前，自說比丘尼不相應行或見或聞或疑三事。」

第八，做比丘尼的若有問於比丘，比丘不應，比丘尼不得問。」

佛陀說完八敬法後，又再叮嚀摩訶波闍波提等五百女人道：

「你們對我這尊師重道的八敬法，一定要盡形壽的奉行，假若有所毀犯，你們固然會失去清淨的梵行，我的正法也會因此而紊亂。此八敬法，猶如農夫作堤，預防水患，我也為防止正法變成濁流，你們如能誓願奉行，我今聽許於正法律中受具足戒出家學道。」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聽後，恭謹的答道：

「佛陀！我們好像年青美貌的女子，頭戴華鬘，兩手雜護着，我們也一定歡喜這樣奉行佛陀的教法。」

佛陀聽到摩訶波闍波提夫人這樣說，心中並沒有表示什麼高興。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出家以後的不久，一天，有一年青的比丘請問佛陀道：

「佛陀！像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的女人出家，她們剃髮染衣，現出僧相，我們可以不把她看作女人，但對社會上的那些婦女，我們應該抱持一種什麼態度對待她們呢？」

佛陀回答道：

「最好是能避開她們，不要看她們；假使不能避開的話，要像沒有看到她們，不要講話；假使不能不講話，對她們講話一定要有純潔的心，要想到自己已經出家，好像污泥中的蓮花，雖然污穢，但蓮花畢竟是清淨無垢的；世間是罪惡的淵藪，但要讓身心清淨無垢的來生活其中。見到年老的女人時，要把她當母親看待；見到年青的女人時，要把她當姊妹看待。在人間最強大的就是煩惱色欲的力，最可怖畏的也是煩惱色欲的力，人要想戰勝煩惱色欲的話，那就得要用誠實忍耐的弓，銳利智慧的前，勇

戰正思的盔，身披無我的甲，方能戰勝煩惱五欲的世間。」

學道的男子，沉迷於美麗的女人；學道的女人，醉心於英俊的男子，淫欲就會關閉人們智慧的心，對於真理就不易明白。

生在這個世間上的女人，無論在走路的時候，站立的時候，坐著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希望別人注視她的姿勢。她們畫面爭妍，薰衣競香，一切都像花瓶似的為了給別人觀賞，別人讚揚的是衣服美觀，其實與她無關，她也引為歡喜榮耀。有時她們讓人家畫像，有時從人家面前經過，都想用自己的魅力能因縛對方，她們對不動心的僧侶，也是同樣的有如此企圖！

生在這個世間上的男人，無論見到什麼女人，他也歡喜看上幾眼，他們的眼睛好像就是專為看女人而才生長的，女人的一句話，能使他生命和名譽也顯付之一擲的，做一切事情好

像也是為女人而才做的。你問我關於學道的人，應當怎樣的來守身安心，應用什麼態度來對待女人，那麼我再告訴你，你務要記好：

女人的眼淚，女人的微笑，要看做和敵人一樣，女人俯下去的姿勢，垂下去的手腕，要看做是收攏攝魄的鐵鉤，女人梳着的頭髮，化裝的面好，要看做是網羅人的鐵鏈，謹慎的管制自己的心，不要允許心來放肆！」

講這話的佛陀，也知道教團中有比丘尼加入的結果，但這已成事實，無論怎樣，誰也不能違背事實的。

不久，耶輸陀羅尼妃也加入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的比丘尼教團中出家了。

耶輸陀羅尼妃這一回事，佛陀的心中並非是和過去一樣的不高興，佛陀也做把心理上的的一個很重的荷包放下。佛陀不是不知道人情的人，而是知道遠多人情的人。

嘉義肺病療養院學佛同人啓事

敬啓者：同人等，為求集體修學研究佛學起見，擬建克難佛堂一所，前曾懇借人生刊一角，呼籲各界同道，賜予資助。茲以障難重重，不克實現。於各方之贊助者，應即辭謝。除表雲法師，阮隆愈居士，各助壹百元，求初法師轉來貳拾元。擬訂購書刊供衆閱覽，菲律賓瑞玲法師寄交蘇邱國居士之港幣參百四拾元，函請蘇居士酌量處分外，特此聲明，以後各方之資助，一概辭謝！

代表何般生倪然等謹啓

佛教要聞

臺北市

章嘉大師近以中佛會理事長身份巡視全島佛教狀況，隨行者有吳仲行居士長春法師等十數人。

臺南市

濟南路華嚴蓮社，於上月十九日舉行「華嚴佛七」，每日參加者數十人，由南亭法師主七，守戒，自立法師等共修。此為臺灣首次舉行「華嚴佛七」。

北投

自由中國佛教，年來進步神速，社會文化人士，信教日見增多，漸感佛教經藏，供不應求。近由佛教名流籌議發起「佛教大藏經」，刻正邀請政府首長，社會名流，佛教大德等，簽名發起，中並擬分期完成，一俟籌備就緒，即開始徵求預約云。

高雄

此間新建之佛教堂，於農曆五月五日以前，以精美素菜，邀請了九位海軍陸戰隊的戰士，共渡端陽佳節以示敬軍之意。是日上午十一時許，高雄市軍人之友分社門前，出現了高雄佛教堂之旗幟一面，代表慈雲法師及屠耀章居士，才一步入軍友社，便激起熱烈的掌聲。九位戰友被邀到了成功路的佛教堂時，臺南湛然精舍的慧峯法師，及當地的方倫居士，陳文寬居士並一些善男信女，都在那裡行合掌禮歡迎。十二時半宴開始，一道一道的素菜上桌，吃齋席對戰士們是一種新奇的經驗，雖然都是些干張、百葉、香菇、蛋雞、而無肉無葷，但清香爽口，品味雖不及內地大森林之高，但此次之素席是內惟龍泉所辦，在高雄算是手屈一指的。席間並安排有餘興節目，在宴席

進行時，由宋仁興居士先唱「三寶歌」，這是闡述佛教佛法僧三寶偉大的純佛教意味的歌曲，但第二支却是純娛樂性的，那支歌是意大利歌劇家浮羅托的「夏天最後的玫瑰」。而戰士們亦高唱了兩支歌：「莫等待」，「領袖萬歲歌」，末了還有一大二重唱「碧血黃花」。賓主均盡其樂！席終休息，各法師和居士合念大悲咒為戰士居留在大陸的父母祈禱消災，各戰均甚感動云。

緬甸

年來我國僑僧仰慕緬甸佛教比丘如律生活，正式受緬佛教當僧者，除上年前投於仰光佛教大學修學之潤智師，及去年由緬城前來出席世界佛教代表大會的代表慧如師，昌海師，從長延大師受持緬甸佛戒，住留和平塔佛教大學修學者外，現時又有此地一位僧名潤量者，現年三十六歲，對緬甸原始佛教生活感生興趣，立志深入探討，乃於日前投拜出席第六次佛經結集大會之瓦溪碼「瑞景派」愛格馬哈板底達增廣大師，正式脫去中國僧服，受持沙彌戒改着緬僧袈裟，取法名為愛格雅那（譯曰廣智）云。

泰國



居士居近影

本社董事廖振祥大居士，是我國旅泰華僑，居士熱心佛教文化事業，數年來與謝普揚居士等發心翻印大批大乘經典贈送教友，使祖國佛教文化得揚行東南亞，其功甚偉。

星洲

靈峯菩提學院特請佛教名流書畫家竺摩法師蒞院講經一月法師已於上月蒞院。

馬來亞

金馬崙為馬來亞最高峯，避暑勝地，演本老法師於此：新建佛化圖書館及佛殿佛塔形將落成，並請竺摩法師主持開光典禮。

越南

香港佛教無盡燈主編超塵法師，係佛教青年俊傑，善於說法。刻應提岸普提蘭若師至弘法，開法師將暫住該處講學。本市佛教宣傳，自近來積極開展，為喚起青年

菲律賓

覺醒，指導青年思想前進特成立「佛教青年會」由蔡政福任會長，汪懷萱、姚松茂任副會長，印順法師、性願法師、瑞今法師任指導師、蘇行三、蔡孝煥、劉海生等指導員，今後本市佛教界又多一弘揚師法的團體。

茲承泰國各道友捐助本院功德，謹將芳名列後，並致謝忱：（恕不稱呼）

蓮光精舍、光啓師、秉禪師、秉松師、光普師、胡賽珍、以上各捐泰幣五拾元。方聯珠、捐泰幣四拾元。翁秋水、江玉妹、楊秀枝、李有恭、馬順興、馬罪人、許振材、林法信、廖亞謂、以上各捐泰幣二拾元。方慈明、姚錦河、林榮海、林如娟、胡連珠、鄭瑞珍、林自發、李贊嬌、鄭傳福、藍素琴、鄭春發、以上各捐泰幣拾元。

茲承

泰國親愛幻居士，徐鉅超居士，各捐泰幣十二元。義和念佛社敬德社捐泰幣二十四元。又上期承本社董事廖振祥、林德潤、贊助：般若院功德港幣壹百元，合併鳴謝。

般若院 謹啓

人生月刊

佛曆二五八一年七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

社長：南

發行人：東

主編：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新北投法藏寺

一、香港分社

主：任：優

地址：香港跑馬地奕樂街三十號

二、菲律賓分社

主：任：瑞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三、南洋分社

主：任：妙

地址：檳城極樂寺

四、泰國分社

主：任：謝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對水龍頭巷202號

訂價

全年

本省臺幣 貳陸元
海外非幣 陸元
港幣 拾貳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頁新聞紙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本期零售臺幣二元五角